

黃文獻公集卷第十三

續彙中之三

門人王禕編

序

劉忠公奏議集序

嗚呼君子小人之勝敗國家治亂安危繫焉誦其言而欲知其人  
尚論其世可也宋亡久矣自熙寧而元祐而紹聖而建中靖國始  
寘勿論故侍御史守戶部侍郎致仕贈中大夫劉忠公之事理宗  
其處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者乎初史嵩之以右相出督專務張皇  
邊事逆制朝廷暨入據相位引援私人布列要途持權自益甚  
言事者有及之輒斥去公為御史彈奏侍從兩制而下九人  
以嵩之腹心居言路公不少貸左遷而公竟以是去國君子小  
人之勝敗未分也嵩之父憂起復三學士論而朝臣

不取言能言之者僅數人耳理宗亦患若嵩之之專而  
未知所處念公素強直無所附麗可屬任以太常少卿召諫長劉

晉之臺臣王績胡清獻龔基先皆嵩之所倚以為肘腋亟請寢公  
新命理宗覽其奏夜出御筆逐四人擢公左司諫未至改侍御史  
君子小人勝敗之幾至是乃決也公既引見連劾執政金淵從官  
鄭起潛濮南而下八人其言馬光祖奪情總情實嵩之預為引  
例之地尤中其姦于是邪黨漸解而理宗猶預不斷公累章密奏  
乞早命相言逾剴切理宗悟嵩之訖不復用此君子小人勝敗之  
分也夫何國論甫定綱已舉而目未張天不憖遺遽使人懷殄瘁  
之痛嗚呼悲夫公始在庶僚應詔上書輪對進講隨所開陳咸有  
補益非徒掇拾細微苟備故事而已前後凡再入臺皆不及兩月  
盡言無避蹇蹇匪躬至其崇論宏議既已載之國史所不勝書而  
見于家集者固不宜無傳也公歿迄今垂百年曾孫德輝懼其遺  
編久且墜軼探舊藏得奏草及經筵所上輯語附以館職策總二  
十有七篇以授潛使志諸篇未庸俟後之秉史者詳它詩文雜著  
則別集存焉或謂徐元杰以說書入侍語及嵩之事大契理宗之

昭文席湜藏書

意晉之瓚等四人急攻元杰理宗悉黜之起復之命亦罷不行傳  
聞雖異辭實一事也公與元杰之死人皆以為嵩之所毒朝廷獨  
疑元杰無疾暴亡為興詔獄至公與元杰俱被郵典則同一憫悼  
之辭殆有深意乎考之內翰程公許所撰墓銘既稱公感末疾卒  
又以與元杰並言且反覆致意于天運人事而嘆世故之不可料  
其旨微矣疑以傳疑亦史家所當知也故併著之

雲門集後序

越之山水雲門最勝溯河之東大抵皆以山水為州非它無勝處  
也姑以越中言之禹穴秦望天姥四明五洩東山蘭亭鏡湖剡溪  
或幽阻峻極人跡所不通或據舟車往來之會好事者不過以一  
覽為足或密適于城闔畸人靜者不屑自混其中惟雲門之去人  
境近而不迫遠而不迂高僧上士多擇其勝地以為窟宅名公才  
彥無不喜與之游而為之紀述賦詠亦有未始至其處而寓歆羨  
之意于文字間者焉予觀柳子厚記永之黃谿柳之西山皆清遠



奇麗勝處前乎子厚未有能啓其秘後乎子厚莫有賞其嗣音寧不以遊荒僻陋去人境之遠乎子厚又于西山錮錡彈小丘歎其久為棄地且謂使致之澧錫鄴杜則貴游之士爭欲得之夫澧錫鄴杜在當時為神州赤縣第宅之聯屬冠蓋之追隨相望不絕登臨獻酬之樂形于篇什者徃徃流傳至今誠非窮鄉下土所有杜牧之家于樊川擅澧錫鄴杜之勝而終南山僧乃不識其姓名則以紛華侈靡去人境太近游方之外者莫肯願留而日與之狎也

有其勝而無二者之病其惟雲門乎蓋地必以人而重人必以文而顯雲門縹流道價之穹足以重其地者固多納交于賢士大夫而有文可見者雅音逸發鴻藻交映亦未易一二遽數地以人重人以文顯而其文又必賴後之人以傳上人允若所以汲汲焉致力于此也凡其所裒輯上下千餘年得詩文總若干篇號雲門集將使予為之序而刻之山中予不敢輒以蕪斐之詞實諸羣言之首惟聖人之贊易序 末庸竊取斯義作後序以系于左方

昭文席湜藏書

徐氏詠史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為詩薦于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陳于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于邦國鄉人則出于上而被于下者又有以為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徃徃陳古以刺今至于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于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槩於心莫不為之發憤壹鬱嗟嘆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為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于三良張景陽之于二疎謝宣遠之于張子房虞子陽之于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于累百而止願其言多卑近徒



以資兒童之口耳于名教何預乎蘭溪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儒先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于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為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于名教者也春秋作于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于春秋絕筆千百年之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為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求許先生謙張君樞為序以傳不鄙謂某盍為後序某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繫提前史之要領為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之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未簡以諗于同志其亦以為然否公諱壘字秉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于前序者此不具

### 六藝類要後序

先王之教內施于國子外被于萬民其教之者有三德三行六德

昭文席湜藏書

六行之別而均教以六藝為法至詳且密為事至煩且勞而人生其時無弗學焉後世經殘教弛專門之士有不能知其名物而通其意者矣况夫貴游子弟與凡民哉幸其遺法散見于經傳而雜出于他書後生小子雖以殊時異制不得身習其事猶可誦其言而粗窺其彷彿先儒朱子懼寢遠且益墜爰輯而彙次之以詒于方來其凡目存于小學之書而其宏綱大義微文小節悉著于儀禮經傳通解朱子自序禮之通行者及鄉射大射已畧見諸篇樂經亡逸遺聲久絕而書數日用所須不可不講取周禮鄭註太史公淮南子前後漢志杜氏通典為鍾律篇取唐開元十二詩譜為詩樂篇取許氏說文解字序說及九章算經為書數篇廢不可考者惟御法而已然其書作于朱子之晚年喪祭二禮既以屬之門人嘗欲請于朝以鍾律別為一書而奏不果上大射而下俱未脫彙書數則闕而弗具朱子之有志而未遂者能無望後之君子起而成之乎此六藝類要之書所為作也某竊觀其所述五禮之義

六樂之歌舞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壹本諸經而參稽乎傳註史氏百家之說推尋其端緒以廣先儒之未備折衷其牴牾以啟先儒之未發有功于新學固多矣豈徒好為好古博雅之一助哉顧今之為士者類皆慕遠大而忽細微穿穴性命窮高極深而不察夫制度文為非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道之與器未始相離也明先王之所以教而成朱子所欲為之志不在是書乎書凡六卷臨江周氏剛善父述有翰林揭公曼碩與某之同年王君師魯所為序某獨邇其源流之自以為是書實繼先儒而作庶幾同志之士共謹其傳焉

霽峯文集序

宇宙間清靈秀淑之氣未有積而不發天不能閔藏而復出以為文遭時過主詠歌帝載黼黻王度則如五緯麗天下燭萬物有司者孰不仰其餘光退而托于空言以俟來哲則如珠指璧委而輝山媚川終不可揜蓋有得于天者不必皆有合于人顯晦雖係乎

昭文席誤藏書

時天之所不能閔藏者人亦不能閔藏之也此理之所必至夫何疑焉寧海為縣在東南斗絕處其地多連山穹林而大海距其前清靈秀淑之所聚至是而止瑰偉之士隨所受之豐嗇發而為文或簡雅而峻潔或博瞻而弘麗往往各名其家霽峯李先生則並游乎英俊之林而以材自奮于其間者也先生年甫弱冠從流寓之士試藝漕闈蠶糧筭書而來者以萬計先生微見所長輒為其第一暨登名于天府筮仕于邊郡則國步已蹙運去祚移杖策東還屏迹海上葦瓢晏如垂將兩紀達官貴人有知先生者強起而致之京師先生因作大都賦以進一時館閣諸公咸共歎賞交薦于上擢教授杭學而其賦遂為人所傳誦先生後由杭學遷教授臨江尋以黃巖州判官致其事竟不及以崇論宏議施于大撰著由是學士大夫靡得而稱焉然先生嘗上書闕下懇懇教千言所陳六事皆有闕于政理格不行而其藁具存它歌詩古文下至近世駢儷之語筆勢橫放如懸河注水愈出而不竭與夫屑屑然刻



雕藻飾以求工于片言隻字者固自不侔也延祐初朝廷設科取士潛以非材叨預薦書先生實預秉文衡後十有五年而先生以高壽終又十有五年某亦以年逾六十上謝事之請歸休于田里先生之季子棗始哀輯遺文詮次為二十卷俾某序之豈非顯晦有時天所不能閔藏者人亦莫得而閔藏也哉昔揚子雲以奏賦受知當時為郎給事黃門而子雲之意本欲以文章成名于後世太玄法言所由作也子雲沒既久法言乃行玄猶不顯學者苟徒誦先生之賦而挹其膏馥以為希世資身之助何以異于向之知子雲者乎必也即其秘藏于昔而顯于今者盡大觀而無憾則先生之為言可辨而知矣先生諱洵孫字甫山世系年壽卒葬某既誌于墓上茲不復云

吳正傳文集序

某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于氣氣命于志志立于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駕而為文驕氣盈則其言必肆而

昭文席漢藏書

失於誕吞氣歛則其言必苟而流于諛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耀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聲和故其形于言也粹然一出于正茲其所以信于今而貽于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壽州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疊疊不已時出為歌詩尤清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真氏遺書乃幡然有志于為己之學刮摩淬厲日長月益訖為醇儒初朱陽朱子之門人高第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於遺編之中間以質于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藝為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弗居正傳生今聖時值文運之聿興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方相與慶幸國人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

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為可以信今而貽後者  
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于文剖析之精援據之博  
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愧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  
己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家子深前卒仲子沉哀其詩  
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  
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墓張君已揭表于墓  
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  
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駕其  
夙知而莫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  
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國尹入教國子由助  
教為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以卒它  
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送索御史詩序

至順紀元之冬今監察御史索公以史館掌固久次進職編摩而

昭文席湜藏書

某忝繇常調供奉詞林蓮屬史氏與公為同僚命同日下明年夏  
又同扈蹕上京公自處清約介焉特立若不可犯中實樂易色溫  
而氣夷然亦未嘗見其苟于言笑深切敬畏之無何而公用辟舉  
入臺後十有年遂持部使者節分按浙河之東某方勸游不俟  
引年預請納祿而歸實受屢于屬郡守公臨况者再握手道舊故  
殊欵洽今年春公以御史召赴闕士之見知于公者相率賦詩以  
道其繆繆之意俾某序于篇端蓋古者臺諫異官御史主分察六  
司百僚巡按郡縣而糾其過失凡刑獄功賞選補出納朝儀祭祀  
燕會之事咸涖焉若夫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則諫官之責也我朝  
不設諫官而臺諫之任悉歸于御史今之視昔其責不已重乎以  
陽公城之行誼范公仲淹之材且賢而為諫官韓退之歐陽永叔  
猶擬其失職或著論以譏之或貽書以誚之逮其上疏伏閣力爭  
國家大事皆人所難言乃卒以諫顯然後知其始所以不言者不  
欲徒為細碎姑以塞責也于是退之承叔又從而推述稱揚之豈



非要其終而服其識大體乎方今治化休明羣臣遵法澤及黎庶  
海宇乂安為非有闕政之可議主上不自神聖每懷兢業虛心采  
納片言弗遺念公久于馳驅而熟于當世之務擢實左右寄以耳  
目竊計公之從容獻替苟涉于國家大事必能極陳人之所難言  
至于本正而未治綱舉而目張振風紀飭憲度以舉其職業直易  
易耳使退之永叔復生何以致其愛助乎它日聞朝廷有骨鯁之  
臣天子有從諫如流之美某雖衰退無從載筆立公下風而頌歌  
明良相逢之盛猶可與田父野老蹈詠太平于剛晦之中也庸因  
序詩而并及其屬望之私焉

送周明府詩序

古之作史者必為循吏立傳漢西京二百年間傳所書厯六人蓋  
才難自古而然尤難得者循吏也皇元統一函夏吾烏傷領于職  
方逾七十年某生乎其時而獲事其大夫之賢者固多求可擬于  
古循吏者清江周侯其庶幾乎先是為政者務以平易近民 奉

昭文席湜藏書

贄納謁以自通皆弗之拒習為故常人不訐也侯至一切峻却之  
是可謂之廉矣而世未嘗乏廉吏也異時屢建局以覈田糧而隱  
匿飛併之弊有未盡革侯始令民得自實且躬任其鉤考之勞一  
無所憚暮月而簿書井井有條愚民無知喜爭豪猾之徒誘使相  
告訐而陰持其予奪之柄以為利事未竟家已破而猶弗悟侯遇  
其有所赴愬悉委曲譬曉調護而遣之去負其不直者悉皆慚伏  
悔罪誣者以信部使者郡長吏數誅以鄰境之疑獄及累歲不決  
之訟侯折以片言人莫不服其明允官府既以無事用其餘力大  
治土木營尉廨葺儒黌辦常平義倉而分貯公私之穀以實其中  
完舊並新百廢具舉是可謂之能矣而世未嘗乏能吏也惟夫所  
居民富所去見思至于生為立祠樹碑廩廩庶幾循吏之遺風乃  
絕無僅有者也而况漢之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也以百里之邑  
而得一循吏焉不愈難哉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  
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某序于篇首侯初由湖北海南憲掾入湖

南廣西帥幕以招兩江叛蠻有功超擢宣間都司歷江東副都元  
僚績用甚著其來烏傷治行為諸邑最憲府方交章列薦于中朝  
行嚮用矣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畧俟它日傳循吏者采  
擇焉

送慈溪沈教諭詩序

鄞沈君久游金華部使者薦其材于宣間署慈溪縣學教諭其行  
也金華之鄉先生士友咸為賦詩而屬予序之昔者河南二程子  
沒門人各尊其所聞各行其所知人自為學至考亭朱子出而集  
其大成程子之道賴以復明然學術之散未有甚于此時者永嘉  
之經制永康之事功姑寘勿論臨川陸氏與朱子並以性理為學  
而其為說莫適相通雖鷺湖之會終不能掣而合之也言陸氏之  
學者以慈溪楊文元公鄞袁正獻公父子為巨擘士生其鄉知有  
陸氏而已宗正少卿黃公亦慈谿人始以朱子之學倡于其間而  
務以躬行為本其大意謂陸氏以簡易自高而以支離病朱子是

昭文席湜藏書

徒見其窮探極討為說之詳似乎支離而不知真修實踐所守之  
約固未嘗不簡易也使宗卿與文元生同時寧不足發鷺湖所未  
決之餘論乎國朝承平日久治教休明建學立師設科取士悉主  
于朱子之說至是而鄞慈溪之士于朱子之書莫不家傳人誦之  
沈君在金華嘗登許先生益之之門而卒業于吳君正傳其所受  
實朱子之學今去而蒞教事又適在文元宗卿鄉邑夫學術之分  
合重事也為師儒者所宜盡心焉故予于其行舉以告之乃若山  
水游觀之樂交朋離別之思已具于篇什作者之意不待序而可  
見也

贈余生詩序

昔西山蔡氏善言地理先師朱子深有取焉而朱子之門不必人  
人皆西山也蓋地理術者之事以儒者而兼通其說特博聞多學  
之一端耳曷嘗以是為學者所急乎後生小子羣居終日視記誦  
詞章為不足為而獨以不知地理為耻探竒勦說憑虛造言人自



黃文席集卷三  
為家務以取勝俗習所尚相師成風抑又西山時所未有也觀其  
論辨馳騁出人意表誠若可喜是以孝子慈孫甘受其欺而曾不  
悟反疑術者未覩此秘往往委已以聽焉甚者變置百年之丘壟  
使先世體魄不得寧于地下有人心者所不忍言予之病此久矣  
故先人之葬凡擇地一付之術者士友或來咎予不學地理而輕  
信人言且為圖說以見告其圖則一岡一阜悉加以醜穢之名其  
說則旁引曲譬抑揚開闔詭怪莫測每更端必助以嗟哉悲夫可  
為太息流涕等語大抵皆場屋中譁世之浮詞予固已厭其強聒  
逮今十有五年其說迄無所驗而術者之言可徵不誣予于是益  
信地理果非學者所急欲擇地但當擇術者而已蘭溪余生今之  
所謂術者而樂交于吾徒持所得贈言若干篇求予為之序予方  
懼書生以游談亂其術余生乃不自以其術為可恃欲藉諸公之  
餘論以收名定價于一時豈亦未能免俗乎余生誠能益進于其  
術而無速于自售俟有如西山者出徐起而就正焉彼沾沾動其

昭文席湜藏書

喙者將自息矣余生之術不患其不行也鄙野之言不足序作者  
之意同志之士倘有槩于心乎

師友集序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  
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忝于貴驕而縱為異  
時華靡邀故事延儒先以為師教之甚篤而伯雨特聰寤爽朗穎  
出不羣州歲即務記覽弄翰為詞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  
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為學未  
嘗凌高厲空併為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觀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  
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  
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為黃冠師間出而觀  
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鎔  
金鑄辭著為訓典播為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  
間又皆與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埴鳴而麓應也逮伯雨勸游而

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  
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采逸發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  
長以為贅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  
伯雨負其超邁卓絕之材不徒有聞于家庭而脫落綺紈之習遂  
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致固可槩  
見也雖然四十年間氣運有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  
之相為無窮述作之家尚有考焉詩文總若干篇其次第不係乎  
齒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為後先方外一二士既編輯而校讎之復  
俾某為之序而刻寘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菴某之鄙陋言不  
足以盡意序續集者寧不為之畢其說乎

### 紀夢詩序

自先王夢授之法不傳後世史家所紀夢之奇驗可徵不誣者固  
多而人莫不有夢不必皆可驗于事也重紀至元之元年春予忝  
以非材備負國子學官其年秋校文上京夜夢觀新進士上謝恩

昭文席湜藏書

表袞然出班前立者諸生遜都思其氏拜術其名明善其字也予  
既竣事而歸則聞明善已預在京薦名既以上于春官而科舉事  
遽廢予頗疑夢之不足徵明善退自有司歸就弟子列尋以憂去  
服闋而來私試數占首選時予猶居國學其夢如初私試之法以  
入學之先後貢十人而止明善適在十人之外方待年而未及釋  
褐予益疑夢之不足徵及予請外南還而中書用臺臣之請計奏  
被上旨復以科舉取天下士予亦復夢如初至正改紀之年也是  
歲明善果再薦于京師二年春以正奏召入對大廷遂為進士第  
一予夢于是始驗其兆見于科舉將廢之初其應在于科舉復興  
之後天者素定久矣夫豈人力也哉蓋古者卜以三兆筮以三易  
必參之以三夢夏曰致殷曰觶周曰咸陟其術皆亡粗可考者獨  
周有占夢之官所掌六夢一曰正二曰噩三曰思四曰寤五曰喜  
六曰懼而六夢之占有二其善而吉則以獻而歸美于上其惡而  
凶則贈送而去之予向之所夢以為噩歟則明善族系之貴學殖



之富潤以一第不足驚愕也以為思歟則六館之士數百人予所  
思者不止明善也以為寤歟則明善之氏名非予覺時所嘗道也  
以為喜歟懼歟則予于明善未嘗喜其得而懼其失也無所感動  
而自夢殆正夢歟兆見于科舉之將廢而夢固不惡應在于科舉  
之復興則夢可謂吉矣時之文人才士內交于明善者聞予言往  
往為詩以紀之好事者因會粹成卷求予志于卷首以實其說予  
聞詩信牧人之夢其占以魚為豐年旒旌為人衆釋之者謂此即  
所獻之吉夢也矧今聖神在上文運方新其事有大于牧人之所  
夢者願予疏賤不得如古之牧人獻其吉夢而歸美焉若夫諸公  
嗟嘆之不足而永歌之則小雅詩人之意也雖然廢興得失之故  
固出于天者之素定苟未能脩其在人而徒欲取必于在天可乎  
孟子曰命也有性焉此予與明善之所夙講不敢以瀆告之也

族譜圖序

古者圖譜有局掌于史官局廢而士大夫家自為譜言氏族者或

昭文席湜藏書

謂黃氏嬴姓陸終氏之後或謂黃氏出于帝高陽者自柏翳賜姓  
嬴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為楚所滅子孫之仕楚者有黃歇出于金  
天氏者自臺駘封汾川而其後有沈似虜黃諸國為晉所滅子孫  
之仕晉者有黃淵皆以國為氏或又謂嬴之得姓始于柏翳祖皋  
陶而本金天可畫據乎漢尚書令香太尉瓊父子江夏人唐之江  
夏暨會稽零陵巴西東郡江陵洛陽晉安八郡各有黃氏而今也  
同望江夏何以別乎官失其守而譜學墜絕乃欲旁引曲證而推  
及于千載之上固難矣惟婺之黃氏由金華徙越之剡洪之分寧  
豐城信之弋陽江陵之監利為五大族而某之九世祖八世祖仍  
居婺之浦江舊譜以為自分寧來歸而郡志所載黃氏墓在浦江  
者見于開元十道圖則浦江之有黃氏已久似未可以舊譜為信  
要之其言必有所本無從考質也七世祖始徙義烏族日蕃衍系  
序之承傳支屬之分異斯可得而詳焉六世祖隱居弗仕用薦者  
當授官未命而沒五世祖亦隱弗仕逮我高祖乃以子貴累膺贈

典其以進士登于科者我曾祖一人而已先祖先考在異時俱嘗  
補官而不及祿某際今盛世叨備官使而獲推恩于二代願以鄙  
劣無似弗克負荷駸尋暮景懼一旦殞滅以為大憾安可無使後  
人知夫源流之自而思亢其宗乎昔太史公庭堅自序本出于金  
華而其譜止及于分寧七世以上皆畧弗著蓋慎之也庸敢竊取  
斯義斷自九世祖而下丘隴之尚完祭享之不廢者為之圖若譜  
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悉闕焉凡為圖譜之法親者宜詳疏者宜  
畧為子孫者各詳其親則其所畧者自可互見今不以親疏為間  
而有所或遺者恐諸房子孫不必人人能有其圖譜而于所親各  
致其詳也來者當思補其所未備而無厭其傷于繁哉

### 族譜圖後序

某作族譜既闕其所疑與其所不知舊譜所無者亦不敢妄有增  
加然尚有當考訂者我七世祖妣宗氏觀文殿學士忠簡公澤之  
女弟忠簡之子直秘閣頴誌其墓孫男五人其二人曰公顯公煥

昭文席湜藏書

今見于譜者孫男七人惟上三人與誌合其下有無咎少亮潛之  
揚祖而無公顯公煥誌乃當時所作必無謬誤非名之更易則譜  
之脫遺也浦江之花橋有黃將軍廟在我九世祖墓之旁將軍名  
仁環鄉先生倪朴為立傳載其捍衛鄉井之功甚悉子孫至今不  
絕同里細人之家皆黃姓而散處于邑中者多士族疑上世必同  
所自出歲久而失其世次譜所以不及也義烏之蘆砦有紹興四  
年進士名耕字子野仕至郡通守按登科記于我曾祖為諸父行  
不知何以亦不入于譜也抑嘗觀太史公庭堅自序其先金華人  
七世以上失其譜而豐城乃于七世之上又邈求得其四世且謂  
其先由秀而娶由娶而洪越之新昌有庭堅同年進士某推序昭  
穆知為兄弟而進士之從曾孫禮部尚書度乃謂黃氏居江浙者  
大抵出于建之浦城其先由建而娶由娶而越二說尤異併識于  
此以待咨訪焉

### 送高節書院劉山長序



尚論兩漢之士必曰經術名節自公孫弘至張禹孔光之流皆以經術致位宰相而持祿保位未能免阿諛之譏不有名節孰矯其失所謂名節則嚴子陵實倡之迄今千三百年其故所居及嘗釣游處猶為之立祠即其旁置書院而奉之以釋奠于先師之禮焉其有功名教賢于章句儒遠矣蓋古之先師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初不以其賢而尊事之行其學則祭其人亦有所本云爾唐制孔子廟由顏子而下為先師者二十二人有毛公伏生高堂生而無制氏詩書禮序而樂亡也孔門高弟惟顏子子夏並為先師子夏詩有序易有傳固學者所共宗顏子非有遺書可傳而以賢有德克配于先聖其後復列子夏于十哲而獨推顏子為先師者詎不曰講習其言未若儀刑其德乎今之道學一出于濂洛乾淳三教大儒此學者之先師也夫既立其書于學官而躋之從祀矣其為書院者又取前史所載高人逸士若子陵者以為先師子陵矯前人之失不過答侯霸之兩語它議論風指

昭文席湜藏書

則皆寂寥無聞世特以其人之賢而尊事之如此爾夫道一而已發于文則為經術脩于行則為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為學莫適相通乎建陽劉生仲寶以選署餘姚之高節書院山長餘姚子陵故所居也予聞仲寶之先少師文簡公受業者亭讀論語至予欲無言喟然而嘆謂言語非所以學由是一意務為躬行實踐其出處之際與子陵雖殊而脩名矯節視子陵可無媿仲寶家庭之傳必有異乎區區以呻吟佔畢為事者矣諸生在列仲寶進則風勵之以儀刑夫前哲退則以家學私淑之使羣居而講習焉不亦可乎仲寶之行也同志之士臨別贈言凡若干篇京兆杜君伯原甫實序之及來錢唐復求予為後序杜君隱居武夷山中聘使在門而不為起庶幾善學子陵者仲寶試以予言質之何如

跋

跋唐臨王右軍二帖

右唐臨王右軍二帖其精詣如此而不著臨者氏名蓋當時士大

夫類能書非獨二三鉅工顯人為可傳也

跋東坡臨明遠帖

古人臨書不求形似而能得其遺意今則愈工愈不近也好事者盍于此帖乎觀之

跋泰山碑

泰山碑字多磨滅唯二世詔粗完嶧山碑亦有此詔蓋當時欲使來者知石刻是始皇帝所為故皆刻此詔于其後也

跋嶧山碑

歐陽公謂嶧山無此碑觀杜子美贈李潮詩則歐陽公之前無此碑已久新齋李公嘗以摹本刻于金陵郡學其石今亦弗存此是徐鼎臣模刻舊本可寶也

跋館本十七帖

唐貞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弘文館習書出禁中法書以授之尋又置榻書三人此館本之始也開

昭文席湜藏書

元六年命整理御府古今工書鍾王等蹟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視貞觀時無所增減龍朔三年裴進館內法書至九百四十九卷然則當時館本必不止十七帖此十七帖特以世所共傳而其後有勅勒充館本故名之曰館本十七帖耳卷尾有僧權一字不完是梁之徐生權云

跋唐御史臺精舍記

漢史列傳具載包咸劉淑檀敷李充所立精舍而唐御史臺精舍史缺弗錄蓋彼四人者皆以講授諸生此則以奉浮屠氏故畧之耳幸有此碑可存當時故事也

跋李西臺書

涪翁稱西臺書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美女豐肌而神氣清秀但恨摹手失其筆意耳今獲觀此真迹而窺見其筆意寧復有涪翁之遺恨乎

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卷多集中所不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後有秦會之太師賈師憲太傅兩人圖記宋南渡後此卷必流落江左而嘗入其家至李侯戡得之于燕則宋亡之明年也范氏所居近在吳中兩人不能舉而歸之卒有待于李侯而公之子孫乃獲敬受寶藏焉豈偶然哉蓋自西方兵寢不用公歸而均逸外藩因得以暇日游心于藝事才翁善書而深服公楷法之妙求公寫乾卦而公以字數多眼力不逮故為寫此頌卷末第云書法亦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而已後來一人大老乃推廣其說謂公書此實為天下萬世綱常計至哉言乎未學之士毋庸贅述也

跋范文正公與尹舍人帖

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設罕及于性命至尹公處死

昭文席湜藏書

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于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際也伏觀范公遺帖安得不為之撫卷而三歎乎

跋徐州鹿鳴燕詩序

此叙視東城先生集所載少六字不同者十三字按先生以嘉祐元年舉進士此卷去嘉祐之初而集中作嘉祐之末幸真蹟尚存可正傳刻之誤也

跋東坡書秦少游龍井題名

元豐元年東坡先生謫黃州少游以二年秋至龍井三年秋先生乃為書此題名而記其後言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而先生作赤壁賦則五年之秋冬也潛兒時即能誦少游題名不意垂老獲見先生真蹟因考其歲月而謹志之

跋默成潘公帖

考亭朱子稱公所居僅庇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  
丘墓之寄輸帛數尺而已此帖所言歷任二十六年無一畝可耕  
一椽可居是也朱子又謂公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然則  
二十六年之中所歷實不滿今之一考俸賜蓋亦無幾宜其清苦  
貧約也吾鄉先達貴而能貧者惟公及徐文清公而公之襟度尤  
為灑落烏鳴賢哉

跋靜修先生遺墨

某弱冠時嘗手鈔靜修先生丁亥集悉能成誦後五十餘年始從  
汝能張君獲觀先生遺墨蓋君之先大夫受業先生之門故先生  
書此以授之其言小學書不取鄧伯道朱壽昌事善發明朱子言  
外之意某既得以快觀前修之真蹟又有以竊窺先儒之微旨抑  
何幸歟

跋翠巖畫

先生盛年客于信國趙公頗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見遭值聖時

昭文席湜藏書

海宇為一老無所用浮沉俗間其胸中之磊落軒昂崢嶸突兀者  
時時發見于筆墨之所及後生小子乃欲一切律以尋常書畫之  
品式宜其傳于世者少也某以大德戊戌春見先生于錢唐今已  
五十年因觀先生所為孟浩然詩意圖聊識其後云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為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  
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  
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  
傳之妙必有出于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

跋錢翼之千文

吳興趙公早年學書用工至精密迨其得于心而應于手縱橫曲  
折無不如意之所欲出以公之學名其家者務于速成往往摹倣  
公暮年所書而求其形似如不由其戶而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得  
公之用功精密又參以古人而別出新意自為一家如吾翼之者



殊不多見此卷千文四體皆其得意書尤不易得今翼之已不可作而有子能傳其業亦以予言為然否乎

跋餘姚海隄記

書叙禹之治水備著其濬導之功孟子亦稱禹疏九河濬濟漯決汝漢排淮泗其于海惟曰入于海注之海而已蓋至此無所復用其力是以太史公河渠有書班孟堅溝洫有志至于海則存而不論也餘姚居天下之東南而地訖于海居人數有海患其故為縣時宋慶曆間知縣事謝景初嘗為隄二萬八千尺慶元間知縣事施宿嘗為隄四萬二千尺而其中為石隄者五千七百尺其用力于海皆古所未及可謂難矣國家易縣為州四十餘年而葉君恒來為其州判官所作石隄以尺計者前後總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五視前人不愈難哉先儒胡文昭公每以經義治事分齋教學者所治之事水利其一也自世儒務為高論而不屑于事為之末或者遂指經義為無用之空言以相詬病亦已久矣君以經義釋褐

昭文席湜藏書

入官而善于治事至于水利亦能用力于古所未及大書深刻登載已詳今獨推其能為人之難能者由其知先儒為學之道而經義之果不為空言也

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覆議

宋制文臣光祿大夫武臣節度使以上法當定謚者皆太常博士議之考功郎中覆之乃以上于朝而降勅紹興初欲旌死節之臣始有賜謚徑令中書舍人行詞給告太常考功咸不與焉由是應得謚者亦援以為比乾道末臣寮言其非故事而申明之淳熙中遂詔特命謚者並經有司議定取旨出勅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謚其議于太常覆于考功者用近制也然其發揚褒美雖書贊之詞殆不是過豈以降勅給告為輕重哉劉公自嘉熙戊戌訖淳祐壬寅凡兩兼考功又真除負外郎不知此議作于何時今言者方建白重脩宋史考其歲月上之有司以補曾公列傳之闕可也

書賈氏家譜後

宋南渡後婺之東陽第進士者自蘭隰賈公始公諱廷佐字子野父奉直公用故宰相魏國文元公恩補官而公自真定還居東陽家譜幸完可考縣志載公為刑定官以忤秦檜去國而公主桐廬簿時乞罷和議三書皆闕弗錄人無得而傳也檜俾其君稱藩于敵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而臣僚章奏如忠簡胡公所謂朝廷宰執盡為陪臣者自不可揜公書亦曰陛下為我人諸侯臣為犬豕陪屬與忠簡不謀同辭尤可見當時事實初非過為是激切之言也夫和者東都盛時嘗以施于鄰國何獨紹興之事能使人感憤若是乎詔諭之使受書之禮蓋不止形于空言矣予友吳正傳為公畫贊序謂言一至此其君所不能堪是猶以史氏所諱而疑其言之過于激切也正傳又謂世知有忠簡之書而不知有公嗚呼自古忠正之士危言讜議湮沒無傳者豈獨公哉公之所言則有足徵者不可使終無傳也庸因正傳所序而備論之以俟著述之

昭文席湜藏書

家訪問焉

書葉信公家譜後

宋制文臣少卿監武臣正刺史以上在先朝薨卒者實錄內例有附傳國史列傳之所本也今言者方建白重修宋史而丞相信國葉公之薨在德祐夫國後三年無附傳之可據某嘗過公故第而拜公遺像于剛忠堂退又得故禮部尚書王公所撰公墓誌銘而知公平生大節歷官行事之槩茲獲觀公家所述年譜視墓誌銘為尤詳竊意當時名卿大夫相繼淪沒于德祐以後者宜不止公一人未必皆如公之有後而能以儒世其家也文獻之不足徵者既如彼幸其猶有存者宜謹襲藏以俟有司之詢訪焉若夫考其時事而著論贊之辭則有秉史筆者存非吾徒所敢知也

跋右丞葉公上書副本

宋景定甲子秋七月芻出柳詒求直言三學之士皆有書言朝政缺失故尚書右丞葉公李時游京學與同舍生唐棣等八十三人



叩閣上書斥言宰臣賈似道專權誤國尤為剴切似道知奏藁出于公八月令京尹劉良賁捕寘于獄以僭用金飾齋扁為公罪竄漳州德祐乙亥似道以喪師謫漳州乃放公自便初世祖皇帝親總六師駐江上而憲宗皇帝奄棄羣臣世祖歸正宸極鄂州圍解似道方宣撫京湖邀為己功遂入據相位公書所謂適有天幸克成厥勳是也中原士大夫往往能傳誦之國朝既取宋至元十四年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訪得公于杭州即以公提舉儒學二十四年尚書省立由提舉召拜左丞尋遷右丞二十八年卒于官東山朱君伯清少與公同師事太學博士施先生南一公之獲罪人莫敢近朱君獨具服食之物遣所親護送以行及公居政府士多由公以進公數遣迎致朱君訖謝弗往以布衣終公南去時朱君之子文韶甫七歲臨別以所上書副本授之文韶襲藏惟謹迨今八十年莫有知者文韶沒後其子天驥始出以示某俾志其歲月于左方以俟秉史筆者采擇焉

昭文席湜藏書

跋褚河南書兒寬贊  
子固以此贊與三龕孟法師碑用筆不同定為河南晚年書碑有歲月誠可信不疑然石刻視真蹟自不無少異蓋其轉摺精神處有非摹勒之巧所能盡也

跋閣立本畫

宣和內府所藏閣相畫三十有二予嘗於故秘書少監呂公家觀其房宿蓋大德中先朝所賜宣和舊物也今乃獲覩此五星東海徐公謂所見三本皆不逮此則其所畫宜非一本此卷雖無內府印章而徐公在宣和間已鑒定為真蹟誠可寶矣

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祿集四十有二二人其不見于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為刻石以傳此圖纖麗微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題唐臨蘭亭

舊見馮承素未禮部及趙魏公所臨禊帖未嘗為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秀發又絕異欲取而參較之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恨也

跋宋諸公遺墨

淳化閣帖張華桓溫王導王敦四丞相並居晉人之首而總題曰名臣法帖蓋特取其翰墨之工而于人品之邪正有不暇計也此帖自范歐陽司馬氏下至章蔡凡十人皆宋宰執人品不同而同為一卷者豈亦閣帖舊法乎卷中一帖不書名而標其旁曰宋宣公恐是宋宣獻耳

跋晦庵先生帖

國朝善書者稱秋礪王公評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葱葱鬱鬱散于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

昭文席湜藏書

而立于說于學官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罔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為儒者細事寔而弗論秋礪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召携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礪公者為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跋朱椽辨誣詩卷後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于朝廷則為公道發于士君子則為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興公論息則天理滅矣敬之以剛直取怨受誣而臺府為別白是非以昭息之朝廷之公道行矣奚以士君子之公論為哉諸公猶嗟嘆之永歌之而已者非專為敬之發也蓋將使在高位而無是非之心滅天理窮人欲者聞敬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獨論其所以不宜無傳庸俟夫觀人風者焉

跋溫公通鑑章

溫公通鑑書晉永昌元年事相此尤為詳備此特其初藁耳而作



字方整未嘗有縱逸之態其敬慎無所苟如此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書歟今之文人類以敏捷相高貴輕揚而賤持重使溫公復生未必能與之追逐也三復之餘唯有掩卷太息而已

策問

江淞鄉試蒙古色目人策問

問先儒以經義治道分齋教諸生而水利居其一然則水利亦儒者之所當知也古所謂水利曰河渠曰溝洫溝洫施于田間故其效易見河渠限于地勢故其功難成方今言東南之水利莫大于吳松江視古之河渠與溝洫其為力孰難而孰易其為利孰少而孰多諸君子習為先儒之學必夙講而深知之矣幸試陳之以裨有司之餘議

江淞鄉試南人策問

問事有不本于古而可施于今者君子所不廢也然亦安可徒守故常而不究其始終乎漢之取民者有更繇有美賦而除天下田

昭文席湜藏書

租之令時出焉唐之兩稅與之孰輕孰重而迄今以為定制乎漢之任人者有察廉有課最而舉可為將相之詔問見焉唐之循資與之孰得孰失而迄今以為定格乎其果皆無弊乎推本而言則取民莫善于井田任人莫重于封建自秦開阡陌置郡縣千載之下迄今遵為成憲者大抵皆秦之舊也何以能使其法施于人久而不變乎漢之限民名田唐之襲封刺史非盡泥于古也亦莫有堅持其說而卒行之者豈時殊事異通于古者或戾于今而上有之所便安者無古今之間乎民苦于兼并而無以樂其生吏病于數易而不得善其治又非可謂便安之也其弛張損益猶有當議者乎它如交鈔引鹽近倣于宋以立法者又未可遽數也請姑以其大者考歷代之沿革原其始要其終而折衷之庸俟上之人采擇焉毋苟謂此儒者之常言而雷同勦說以對

公文

代淵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文正耶律公前代帝王之貴胄本朝上相之諸孫負深沈不器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爰親師而取友用脩己而治人粵若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允屬于公卓居輩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于曾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于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為祭酒以設教啟前賢之蘊奧示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親時髦之傑出茂茂東帛承天寵之褒嘉速請老而懸車復興嘆于當守特馳乘傳加錫上躔高朗令終既疏封而告第華皓一節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當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刑雖異世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脩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其生負庶幾人材之作興可備國家

昭文席湜藏書

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祝文

謁胡侍郎墓祝文

維至正二年二月壬寅朔越二十有二日癸亥具位姓某等敢昭告于故宋兵部侍郎胡公之神維神生為名臣沒有廟祀維秦與梓是庇是依歸焉茲丘高山仰止展謁之禮大懼弗時爰考舊規祇薦俎豆有引勿替神其鑒之

先大夫封贈祝文

維至正二年歲次壬午五月辛未朔二十七日丁酉孝子奉政大夫江潮等處儒學提舉潘敢昭告于先考祕丞府君潘蒙賴教育竊有祿位疏恩分土已表生榮進秩升朝載揚邱典伏奉至正元年十月制書贈奉政大夫祕書監丞驍騎尉追封義烏縣子慶澤所被下達一門祇念厥由不任感慕而潘繫于職守不得躬展彝儀謹遣弟溥淇詣墓次以告謹告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正月庚辰朔三日壬午孝子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潛敢昭告于先考太常郡伯府君先妣郡君童氏潛忝有仕籍垂三十年幸免曠官克承委祉陳情歸養而奄罹大故乞身得謝而獲被加恩伏奉至正五年三月制書先考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江夏郡伯先妣追封江夏郡君今雖無燎黃之法而禮有可以義起莫之敢廢是用祇薦于墓下音容如在命數維新瞻望松楸不勝感咽謹告

黃文獻公集卷十三

昭文席湊藏書

黃文獻公集卷第十四

續藁中之四

門人王禕編

碑文

宛平王氏先塋碑

今上至正六年秋八月中順大夫江浙等處財賦都總管王公得請于朝疏思二代爰狀其實來諗于潛曰是宜有述以章示上賜庶假寵我子孫於無窮敢屬筆于子潛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按王氏上世家遠之盖州總管公之高祖諱璘知金將亡與二兄禧祺擁衆歸于我太祖從睿宗南攻汴愍二兄之死事感激奮勵誓不與敵俱生推堅擊強所向輒克屢以捷聞汴既下計功行賞授虎符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奉二兄柩葬于燕之宛平因為其縣人高祖母曰亦刺氏曾祖諱德璋襲父職仍為管領女直漢軍都元帥曾祖母曰吾古倫氏祖諱堦通文史尤善譯語事憲宗為必闍赤而以材學受知世祖擢禮部侍郎于是國家龍興垂

六十年上方注意稽古禮文之事所以潤色鴻業者左右攸助與有力焉居歲餘出為真定路奧魯總管真定於河北為巨鎮民多占籍軍伍撫馭之甚有恩意人皆德之祖母曰李氏幹里根氏父諱承良好脩而嗜學歷觀古昔興廢得失之故而慨然有志于當世鮮有能深知之者嘗由行工部怯怙口總管府令史補徽政院掾史調將仕郎冀州等處納棉提舉遷從仕郎崇祥監知事監陞為院以承事郎為其院都事又以承務郎為其院之規運提點母曰李氏魏氏四世皆祔葬宛平先墓之次此其系序官業之可見者也初總管公由晉王內史府掾陞記室遂入掾中書以文林郎任禮部主事始贈其父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及公以殊祥院都事遷宣政院經歷轉奉直大夫叅議院事乃贈其父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太原縣子其後公自太宗正府左右郎中改授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又贈其父中順大夫兵部侍郎上騎都尉太原郡侯至是公以中政院判官拜今

昭文席湜藏書

命遂追贈其祖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幹里根氏並太原郡夫人加贈其父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太原郡侯李氏魏氏並自宜人累遷至太原郡夫人公妻孫氏亦以從封至太原郡夫人蓋自尚書府君而上四世咸有官序而蘊蓄之素未克大施福祉所儲總管公實承之公名洪字彥弘少受學于鄉先生同門莫不敬服事幹里根夫人定省之節衣服飲食之供靡所違缺寒夜則捧其足而卧病目則每旦以舌舐之至病愈乃已尚書府君既歿家事悉咨于魏夫人而後行得祿必歸之且舉孫夫人匱具以奉焉先世所遺田廬則盡以畀其子慶不幸慶早世喪之過哀人尤以為難有餘貲輒分惠其三族貧無所依與不能具吉凶之禮者則贍給之所引拔登仕版者二十餘人其居家孝友如此至於蒞官臨民績用尤著始入內史府來謁選而六七年不得調者三百餘人亟為開白程其材品較其資歷而補署焉天曆初通州三河潞縣之人為東兵所殺掠兵未息而



又苦寒公時在宣政院中書傳上旨俾往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  
收瘞其死者四千五百餘人誘還其俘虜者三千五百餘人兵馬  
司主求盜事最叢劇而能使庭無留訟皆其灼然可紀者也觀公  
名位之進則積善之慶為可知觀公治行之脩則義方之教為可  
見是用牽聯而備書之公有子二人長曰惟德國學生次曰螟蛉  
女三人皆在室其蕃衍盛大未艾嗣是宜有屢書不一書者銘曰  
王氏之先奮自遼東際逢興運克有伐功來居于燕蟬聯奕葉踐  
駁中外珪重組疊志局于位厥施未光委祉後人五世而昌煌煌  
密章貽恩父祖升華禁從疏封昨土惟神在幽被服褒嘉假茲寵  
靈大啟厥家史臣作頌庸侈上德勒諸堅珉昭示無極

墓誌銘

前承務郎王公墓誌銘

公諱昌世字昭甫姓王氏其先汴人宋武經大夫保信軍承宣使  
安道公高祖也建炎初扈蹕南渡乾道間始定居于鄞曾祖諱晞

昭文席湜藏書

亮朝散大夫祖諱撫嘉定癸未進士任朝請大夫尚書吏部郎中  
兼國史院編脩官寶錄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贈正奉大夫考  
諱應麟淳祐辛丑進士仕至朝請大夫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兼同脩國史寶錄院同脩撰兼侍讀妣鄭氏李氏以贈舒  
氏以封並為碩人公幼端粹齟齬時已屹然有巨人之志不屑與  
羣兒狎長益純慤視貴游華靡事漠如也用尚書公思補承務郎  
未及祿而宗社已墟尚書公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  
講解論辨公甫十歲帖帖聽受無倦自是于先賢名理之言羣公  
經制之說至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古今禮典之因革殊聞異  
見靡不究悉尚書公所著述公蒐輯考訂贊助為多蓄書萬餘卷  
燬于火露抄雪纂至忘寢食書以復完為文一發于本實世俗風  
情月狀語皆所不道尤精于易筮占吉凶之驗如前知亦其誠之  
所致云國朝承平既久故家子弟以攀附致顯融者不可選紀尚  
書公名重當世諸公謂宜錄其嗣人以表盛德薦章交上公力辭

曰士之大節嗣守為難敬身所以敬親肥遯所以無不利矧以介直之資與世寡諧倘得讀父書求已志以畢此生足矣不願乎外也公性孝友舒碩人卧病十年粥藥必親調治不解帶動逾月逮其既沒哀毀過制歲時家祭尤致其謹姊貧無所歸挾其幼穉相依者二十年歲饑米斗十千給疏屬猶數口家素儉薄中分先疇之半以畀族人尚有怨疾不已而為計頌之者公靜以處變訖保其遺緒有伐墓木者禁不可則指厚貲以塞其欲有私徭其田及稱貸而弗償者一無所問有竊其物而捕得者公曰彼迫于飢苦乃爾吾不忍寘以法竟舍之公平居不自表襮與人交無鉤距重然諾亦不苟為阿附人被患難救之必力邑有訟連坐者衆已誣服而莫敢自言公為言之卒直其寃有遇盜而加罪旁人者公謂曰汝欲得而物耳吾與汝償之已而果得真盜人服其長者公老益康健俄一夕感微疾將愈值舒碩人諱日力疾行事疾復作遂以泰定四年三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一卒之日人咸為之盡傷

昭文席湜藏書

流涕曰厚德君子亡矣娶楊氏朝議大夫知肇慶府珏之孫女子男二人厚孫寧孫女一人適楊祖厚孫男三人陞同孫隲女一人嘗戒二子曰務學以實勿事虛文持身以誠勿循詭道毋以貧忘古禮毋以卑墜家聲二子奉以周旋訖能有立公晚自稱靜學居士有文集二十卷名靜學藁藏于家公之葬以天曆元年十二月九日墓在鄞縣陽堂鄉同壘先塋之側其墓也宣間都司曹公愚以先世之雅故狀公行甚具而未及著于石章于是厚孫馳書于某以銘為屬某竊惟宋季文學侍從之臣言博物洽聞者必曰厚齋先生厚齋尚書公別號也尚書公于書無不讀記誦絕人且練習臺閣故事有不知必問焉暮年深自諱匿不與世接而東南學者以為宋三百年文獻所存莫不翕然宗之尚書公歿幸公克謹其傳遺文逸事有足徵者上方稽古圖治用言者建白收召諸儒撰定三史使命旁午蒐羅前聞而公之不起已久此尤四方士大夫所共歎息痛悼者也銘其可無作乎某晚陋不足以知公序而



銘之姑以慰其嗣人云爾銘曰  
二代之禮世遠莫徵嗚呼後王尚有老成文獻所存公實敬承右  
文稽古際今休明論撰之司史臣是膺孰無望公以時飛鳴抱器  
歸周旅于天廷贊其筆削作為一經公則已逝曰吾其寧有謹其  
藏有伏必興惟文有家昭以茲銘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公諱晟孫字唐卿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惠正王四世孫也其先  
占藉台之臨海後以魯王孫女作配于穆陵賜第錢唐因家焉曾  
祖諱渠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衛王謚恭簡祖諱奕昌少保保  
寧軍節度使祁國公贈太師追封魏王謚莊憲考諱墜兵部侍郎  
換保寧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敏妣魏氏通義郡夫人  
公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刮摩綺紈之習而自齒于韋布咸淳間  
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初差通判安吉州除軍器少監累階  
朝散郎入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信州路總管府判官公拜命

昭文席湜藏書

即辭不赴閩公復為翰長徐公玟為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老慎  
許可或舉公可直詞林或舉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而公終  
不以仕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教子為務  
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來江南者若馬公紹董公文用  
高公克恭李公衍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為商略古今間語及承平  
故事疊疊不倦過風日清美輒與勝流韻士酣嬉于水光山色間  
所為詩直以寫其胸中之趣不苟事藻飾求媚俗也公既無累於  
物益自厚以尊其生百年之耆舊凋落殆盡而公歸然獨存耄期  
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典刑不知者疑其神仙中  
人也家適燬于灾公一不問惟恨弗克保先世之遺書故物因感  
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  
璋宋觀文殿學士太師忠惠公與蕙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  
卒子男六人長萊老用公恩為福州路連江縣名聞鄉巡檢次池  
武昌路儒學教授未上而有公憂次沆為伯父昇孫後次汶蚤卒

次泌為李父曇孫後次浩女三人孫男三人祗杓與權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女一人初趙恭人葬湖州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某老等以其年十二月某日奉公柩合葬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為公所鍾愛未始頃刻去左右年甫三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日亦卒即公墓旁附葬焉公與潛之先人生同歲潛每造公未嘗廢子弟禮而公讓不肯當以某為忘年友公次子池綠疇昔之雅故致書及狀來徵銘于某謹備著狀所述為之序而考次公平生出處大畧得其時行時止從容去就之際可無媿于古君子者播諸銘詩用昭示于不朽千載之下寧不有尚論其世而知其人者乎銘曰

謝公恂恂昔之王孫際今興運共惟帝臣有命自天公拜稽首禮進義退不居具有樂以忘憂泳游聖時既壽而康卒全其歸委社于家燕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足論撰初終有銘幽墟最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節莫先出處發其幽潛式示永古

昭文席湜藏書

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

公諱拱宸字廷弼姓李氏世為磁州人其先居邯鄲曾祖儀仕皇朝為滏陽令因家焉祖毅以駙馬都尉忒木台分封磁為其人匠局提領父著世其官剛果敏達為衆工所嚴憚積勞陞某官進秩七品後以公貴贈承德郎母張氏封恭人有子三人公其長也幼聰慧甫成童能自力于學既襲父職嘆曰是可以行吾所學耶輒棄去游京師 成宗時以善譯語得備宿衛大德三年秋授承事郎高郵府判官高郵初為路隸淮東宣慰司後更為散府隸揚州路而宣慰司使屬之如故吏民咸以為病公白于奉使宣撫謂復隸宣慰司便因俾公驛聞中書奏可之揚為會府歲所需藁秸阻於陳埭而經涉重湖遇水涸水堅尤苦于負荷公言通泰如臯諸州縣水運為易且所入已足用請盡免焉會福院所設營田提舉司屬民最甚用公言罷去而責成于有司民力已紓甓社等三十六湖隄僅如綫間有衝決則道路絕而未稼災公先事為備脩除



以時而民不知有役吏胥冗濫則汰斥之暇日則率僚屬入學聽講有餘力則倡衆繕完公宇使一新去之日如始至焉至大元年秋遷紹興路新昌縣尹歲饑道殣相望公稽貧民之數老弱者賑給之少壯者俾富家收而傭之疾疫者救療之所全活甚衆患經界之不正則考覈其實而圖其地形書其保甲編次鱗集印分兩券間官執其左戶執其右鬻產則券隨之隱沒詭併之弊無所容而賦役以均邑去郡遠而舟楫不通民疲于輸糧公請以土產布代其入餘為邑儲手書訓飭之辭俾人知遷善遠罪土俗惑于陰陽拘忌親死至數十年不葬公下令不葬其親者以不孝論不旬日而葬者以千數有所追呼必循舊法遣牌為信民以不擾有鬪爭悉送耆長使質其是非而戒諭焉或誣以鄰境不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允官府既日以無事乃大脩孔子廟而新其學舍至于縣廨驛亭川梁遠路有廢必舉人誦其政以為創縣以來四百年間未之有也皇慶二年春陞承直郎湖州路歸安縣尹邑

昭文席湜藏書

附於郡事多掣肘公守法不阿有爭家財而骨肉相戕者諭以天理感悟而去有以死獄誣平民者折以片言遂服其辜京師貴近有指邑民之妻為其逃婢者中使督捕甚急公不為遣卒歸其夫每歲二稅先期至者輒勞以羊酒人皆知勸莫敢自後前是圭田多荒責里胥代輸其祖公屏吏卒步入阡陌間視地之肥瘠定為歲入之數募有力者使墾種之有旨經理田土奉行者率務增加以為功公不苟隨聽民自占主者以所增田僅百五十頃議倍加其賦公曰吾官可棄民不可病也卒從公言仍其舊省臺交章舉公廉能延祐四年夏除承德郎中書戶部司計六年夏擢監察御史於是 仁宗臨御日久天下已安已治而不自神聖樂聞讜言時適有結交權貴人假藥術以媒進者躡遷翰林學士承旨公曰承旨任親地密處諸學士上彼何脩而得此將何以贊書命待顧問乎同列相親喋不敢出一語公獨奮然奏劾之上初不以為忤會內府市薪炭司出納者侵官尅民私其錢十萬餘緡公發其奸

章再上未報解印綬往去羣愴因得投其隙誣奏以所按不實召致詰問賴近臣力救而止上尋悟是年冬即以公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仍進三品為奉議大夫以外艱不赴七年冬復拜監察御史 英宗在儲邸夙聞公名至治二年春特除公御史臺都事公持文墨議論以正憲度人服其知大體未幾以內憂去遂卒于家泰定元年三月二日也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六月十八日附葬于北庸鄉之先塋公持身嚴恪而待人謙和處族姻里黨各盡其道樂稱人之善苟有過必面折之周人之急一無所靳居清要而不忘丘壑自號平壘以見其志平生嗜杜工部詩顏太師書亦意氣之所合不特愛其辭翰之美而已歷官三十年家無留貲治一府二縣興利除害靡有遺力所至咸為樹碑以紀遺愛其立乎臺端抗言無隱真古之遺直哉公葬二十有四年而墓隧之石未有刻文其子益懼愈久且隆逸奉本省照磨官劉金暨同知磁州事張公衍所為狀俾某序次而為之銘某竊觀公在朝廷上下

昭文席湜藏書

之際相成如此誠千載之一時謹據狀所述序其行治之詳而著其大節于銘詩用昭示乎方來非徒以見公之賢蓋將以明先帝之聖德于無窮也公娶安氏追封滄陽縣君興國忠敏公之孫女匠局某官裕之女以至順二年五月九日卒其年六月十九日合葬焉子男一人即益也用公廕入官由永嘉縣主簿辟行省掾史擢本省檢校官累階承事郎女三人長適馮思敬次適監察御史董搏霄次未行卒孫男四人女四人銘曰  
陽為君子其德必剛惟有其時績用乃揚侃侃李公蚤膺殊遇既疇民庸遂踐朝著來居帝旁耳目之司推奸擊穢畧細微危言正色匪躬之故不可則止奉身而去當宁寤嘆式邁其歸公去復來衆正所依百壬斂避豈公之力休休有容繫帝之德上用方公乃不有年拱木清風生氣凜然人亦有言君仁臣直勒銘茲碑敢告凡百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既歿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大和乃以書來曰先君子之葬已久冢上之石未有刻文四子惟大和最長而獨後死大和年今八十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人于地下謹奉狀以請幸而畀之銘死且無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易忘大和于其親能無所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鄭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徙婺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曰淮為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淮之子曰煦曰熙曰照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聞聞之子曰運運之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于生業能使貧過其舊然未始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衣冠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事儆象山陸氏製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末國勢日蹙愚民幸變往往獻儔侶依山林投間竊發人罹其毒散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

昭文席湫藏書

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縛送有司集同里作砦柵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使者王公霖龍行部嘉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為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為辭不赴至元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居人之食賴君以居者甚衆君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揚州君兄德珪抱君哭曰彼所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姦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而追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日負其柩歸葬廬于墓者再暮兄子文嗣幼病僕不良于行鞠之愈于已子且為娶于名族君雖老語及揚州事猶為之嗚咽不已君廣額豐下身長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警歎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晚忽喪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大和方效官使于鄱陽亟歸則殆將屬纊大和輒泣問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乃瞑大德乙巳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月二日大和

等遵治命奉柩葬于家南二百步東明山娶黃氏子男四人長即  
大和某官次文泰次文厚次文轟女一人孫男九人孫女三人曾  
孫男二十二人女九人玄孫男三人初君之高祖始合其族同居  
而共食傳之再世續承惟謹逮君復考舊規擴而大之文嗣及大  
和兄弟又能率羣子姓脩其業而不墜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  
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仁人君子推其親親之心以及于民物者  
固多矣有如君家代不乏人迺續其遺休于無窮者幾希銘以彰  
君之德亦以勗其後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曰孝與悌軫  
夫顛連雖死弗辟君材則多宜有位序排患釋難而卒無取洗洗  
義聲撼于州邑有侘其門子孫蟄蟄孰云君子其澤五世勿替引  
之是在來裔

安陽韓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性字明善姓韓氏其先相之安陽人宋司徒兼侍中贈尚

昭文席湜藏書

書令魏忠獻王生某官某某生某官某某生左司郎中膺曹扈蹕  
南渡始家于越膺曾生某官某則先生之高祖也曾祖諱楚卿贈  
中奉大夫祖諱識中奉大夫直徽猷閣考諱翼甫朝奉郎大理寺  
主簿學者尊之曰詢齋先生曾祖妣何氏祖妣章氏並贈令人妣  
趙氏封恭人先生天資凝粹而警敏七歲讀書教行俱下日記萬  
言九歲通小戴禮作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歎異焉  
國朝取宋嚮之在班行者多携故所受告勅入換新命寺簿公獨  
挈家絕江而東杜門不交人事以聖賢之道自樂于是科舉事廢  
先生周旋家庭閒益得肆其力于為己之學無何寺簿公以疾不  
起先生甫十二歲執喪如成人識者謂韓氏有子矣先生既弱冠  
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家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于近  
世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間域秉心制行表裏如一不徒馳騁  
於空言而已婦翁國子監書庫官徐公天祐號賢有德與先生自  
為師友不敢待以尋常子婿之禮永康胡之綱仍仲之純穆仲長



孺汲仲並以學行相高於先生為內兄弟而蓋差長間以微辭與  
義相叩擊三人咸自以為它日當有所不及前代遺老若王尚書  
應麟俞御史浙文章大家若四明戴表元師初往往折行輩以先  
生為忘年交同里與先生游最密者唐珏王潛王易簡理得呂同  
老復初皆一時名士而王監簿英孫禮遇之甚至每值風日清美  
或同挾策于雲門禹穴或共榜舟于耶溪鏡湖逍遙容與彌日忘  
返望之者疑其為世外人先生之文博達雋偉而變化不測人第  
見其如奇葩珍木不擇地而發魚龍出沒隱顯後先以為可喜可  
愕而莫知夫山之所以高海之所以深也延祐初有詔以科目取  
士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負笈而來以文法為請先生語之曰今之  
貢舉志本朱文公私議欲為貢舉之文而不知文公之學可乎四  
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兩夫子至文公而發明無餘蘊矣  
顧力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它法哉  
蓋先生之文一主于理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為甚高論而義理自

昭文席湊藏書

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  
預薦送取科級者彬彬多佳士焉先生操履純固體備至和日  
酬酢動必中節任斯道之重而不苟立標榜為名高人自化服之  
負高世之志而謙恭不伐不見其崖岸人自樂觀之士有一善必  
為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平居不問家  
有無自奉簡約而好周人之窮買地數百畝於山陰巖谷中死無  
所歸者給以棺槨聚瘞其處韓氏渡江時有仕藉者尚八九十人  
散處諸郡而越族為特盛家法之嚴族義之厚迄今弗變者先生  
實表帥焉先生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  
叟爭前迎揖童稚斷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先生蓋生乎  
杭而居乎越曰安陽者本其舊也先是完顏公貞分持使節出按  
屬部聞先生名舉為慈湖書院山長先生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  
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  
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而未嘗忘情斯世張公昇王公克敬

于公九思前後為郡皆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虛已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多所裨益有陰被其賜者矣平章政事趙涼公首以先生名聞于上後十餘歲門人李齊以進士第一為御史南臺又力舉其行義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康強垂歿之餘初無所疾苦諸生列侍左右以文字就正者累數十百篇日晏少休俄得上氣疾進諸子戒之曰我且死若等其善自持言已瞳子上下瞭然頃之氣息奄奄夷然而逝先生之卒以至正元年五月七日享年七十有六聞者無間尊官庶士方外之交相與嗟悼掩涕如喪所親其為當世歸重如此配徐氏有淑德而善理其家先生得不以末鹽碎務嬰其心而能成其業者內助之力為多先二十年卒子男四人長傳之次徵之次衡之臨之女三人適全公升張正蒙高璿孫男四人女二人傳之等卜以年七月十日奉柩葬會稽縣太平鄉白木原先塋之次而以門人夏泰亨之狀屬某為之銘昔曾文定公論古之世其道德者漢有袁氏楊氏陳氏唐有柳氏

昭文席湜藏書

竊考宋三百年故韓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于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於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有足徵者豈偶然哉某衰朽之餘意長語短抑亦可以無媿辭矣先生之遺書有禮記說若干卷書辨疑一卷詩釋音一卷文集曰五雲漫藁者十二卷並行于世續郡志八卷藏于有司至于天文地理醫藥卜筮浮圖老子之書雖無所不通然以非世教所急故其論著無傳焉銘曰

烈烈魏王古社稷臣未家于南自其曾孫五世而昌受材孔碩不世以官世其道德真知實踐學貫天人積中發外大振于文化行其家施及來學乃輯前聞以開後覺朝多鉅儒稽古作經一鑑之亡文獻孰徵揚其幽光薦此藥石嗚呼休哉君子之澤

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于吳者



國家馬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  
又徙婺為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任考諱旣淳祐  
丁未進士卒官宣毅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  
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  
君之夫予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  
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稍長僑居城闈借書于人以  
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  
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金  
先生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則酸醎類異子未見  
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于子耶先生聞之惕  
然于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  
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于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  
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  
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于分之殊而要其歸于理之一又嘗告

昭文席湫藏書

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  
生歿先生益肆充聞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為學之功  
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于古不流于俗介  
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  
熒惑入南斗句己而行先生以為灾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  
先生貌如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  
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冲澹以自道樂湖東憲  
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為椽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  
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  
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為之起而不久  
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眇倦于應接屏迹八華山中學者翕然羸  
糧筭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戶屢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  
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趵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  
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辯義利為處事

黃文獻公集卷之四  
之制至誠諄恣內外殫盡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  
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  
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麓蹊入于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  
愈真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為學者師垂四  
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聞而  
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耻  
措紳先生至于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  
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  
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  
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  
率同院刻上其名于省闈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  
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諉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  
必于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講  
投之餘齋居凝居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聞其

昭文席湜藏書

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頽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于  
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齠孤不達事架閣公及其夫人韓  
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  
姊有子而貧無以為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  
昏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  
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洵方為先生買田築室  
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  
濕及奔兄璟喪于廣信疾增劇不良于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  
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  
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于母友于弟元復請  
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  
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  
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  
元次亨以為兄璟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



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  
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  
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官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  
建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于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斷于必得雖殘  
文美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  
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  
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至于進修利鈍則視  
己之力量何如然後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  
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立  
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  
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坐  
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  
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于初矣童而  
習之白首不知其領要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

昭文席湊藏書

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  
逸義旁採遠搜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  
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它人  
言之則為讒賊要歸于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  
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  
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  
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于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  
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  
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  
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昭合如此有老  
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辨論辭詳義正老儒  
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于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  
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  
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

于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  
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于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  
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  
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  
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  
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為言運祚  
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脩  
人事上答天變况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  
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于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  
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為博聞多識之助者必謹志  
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  
探其隱而釋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  
已行于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  
例讀書記皆藁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其藏于家

昭文席湜藏書

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于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編書之所  
為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考證資治  
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  
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于海陵胡  
公先生六世祖受業于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  
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  
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于  
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于  
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  
三先生為朱子之世適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  
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然則程子之  
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  
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為之銘潛之少也無所識知莫  
能從先生遊于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為庸人之



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潛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為之銘以系于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為公藝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至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周問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作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于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為隆替天胡不憇不訖耄期山頽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茲尚啟爾後

慈溪黃君墓誌銘

慈溪黃君卒于嘉興之寓舍其孤玠將返柩以葬東諗于某曰墓宜有銘敢以為請往者屬于銘吾母而子久未及為幸牽聯書之

昭文席湜藏書

某之曾祖戶部公與君之大父宗卿府君同仕宋季夙有雅故而玠又與某託文字交誼不得辭君諱正孫字長孺姓黃氏世為明之慈溪縣人曾大父諱一鶚以子貴贈奉議郎大父諱震擢寶祐丙辰進士第歷知撫州提舉江西浙東常平茶鹽其在江西又嘗提點刑獄終于宗正少卿積階朝奉大夫父諱 蔭補將仕郎母林氏君生有美質雅志恬靜年十二而宋亡即絕意于仕進父歿事母盡孝與仲父季父患難相從不異貲產逮今雍睦馨已橐嫁孤妹三人皇慶癸丑出遊西州玠負笈以從嘉興縣東魏塘之上有義士吳君聞君父子名遣幣馬迎致之君欣然弗拒遂止居焉君履行端粹為學者所尊慕雅不喜記誦辭章之習文成無留藁晚自號尚絀翁以見其志云至正乙酉正月七日以疾卒年八十有一屬纊之夕戒其二子曰吾祖一剖州符三持使節泉麻葛越之衣菜茹魚鮭之食淡素終身日抄等書今方盛行遺風餘祚彌久弗墜汝等善繼承之無忝為清白吏子孫言畢而逝玠奉柩東

還卜以某月某日葬定海縣靈緒鄉澤山之阜從先塋也君夫人陳氏諱潤字汝玉同郡奉化人父著宗卿府君同年進士由太學博士知台州公年二十出為贅婿居十有七年乃歸夫人于夫婦之間相成以道執箕帚侍巾櫛無違禮治絲繭縫衣裳無廢事主饋食共祭祀無曠典而又不憚劬勤致養于姑得其懽心詩書語孟及女誡女則等篇皆能成誦玠方幼口授以書程督嚴于外傳尤善觀易所占多驗間作小詩亦有思致嘗為二子賦詩若干卷有關於倫紀可裨于治化學士大夫咸稱頌之君居魏塘之明年玠即奉夫人來就養以泰定丁卯十二月十日卒年六十有三天曆戊辰九月九日歸葬奉化州剡源之三石子男二人長即玠次璋女一人適戴如儒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帥初先生之子也孫男二人曾紹文女一人曾孫男 宗卿府君以直道為時名臣而其學一本于躬行所著書不為空言以相高公親傳家學不自表襮而教其子克有成立遂以文名于一時世顧罕有能知君者銘

昭文席湜藏書

不可以無作也銘曰  
汲黯之直侃侃宗卿義方之訓聞孫是承戰兢自持以孝謹稱如萬石君不言躬行學以為己善不近名遠爾嗣人復用文鳴發潛聞幽式鴻其聲惟石可久薦以茲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墓誌銘

化州路儒學教授王君諱勳字仲昭生十歲而孤能以禮持其身以信義交于人貨產寘弗問而護視先塋惟謹冠昏喪祭必考諸古之遺制而不苟同流俗文字之外無它嗜好宗族朋友稱焉仕未顯輒止而以壽終其賢乎人亦多矣君嘗教授肇慶遠郡事多率畧學有田而無籍歲所入為租四百石而已君始至喻佃人令自實稍增其額為六百石廩食有餘而俗習鄙陋士氣弗張使者行部君請擇其知學而有文者試以經術辭藝得七人焉上其名于宣間悉補儒學官由是諸生莫不知勸暨取士之令下廣海數十郡不薦一人而肇慶首以陳祖義充賦有司遂與中州之士並



進于春官人皆以為君作興之效也君初以江山教諭遷慈湖山  
長年已垂四十又二十年乃拜肇慶之命及再調化州而君已老  
故其才不究于用可見者若是而止人又皆深惜之蓋王氏上世  
有仕吳越為鎮城使者從其王歸宋有賜曰在睦州後徙家青溪  
又徙越之山陰始居青溪者曰仁厚于君為九世祖曾王父諱遂  
良以思贈訓武郎王父諱灝擢慶元丙辰右科終于武經郎權發  
遣鬱林州事父諱集當用蔭得官推與其弟而以布衣取鄉薦母  
汪氏繼母趙氏薛氏而君周氏出也自訓武府君而上皆葬山陰  
其居衢開化之馬金則自鬱林府君始山陰之最著者曰佐以進  
士第一至某部尚書君改葬鬱林府君于崇化鄉松公里之莊山  
尚書四世孫修職郎易簡實誌之君卒于重紀至元之歲五月十  
四日年七十有七以至正改紀之明年三月十二日葬于鬱林府  
君墓左娶余氏先卒子男四人長曰壻次曰圻為伯氏後次曰堪  
曰垌女一人適單父蓋士直孫男八人鉅鑑鉢鑄鐵鍊錡鈺女二

昭文席湫藏書

人適汪某黃梓君墓有日堪以書抵某曰君之子辱婚先人孫女  
宜能道我家世之詳敢以銘為託某不得辭然竊觀自晉運去物  
改大家巨室鮮不隨之惟君之先厚積薄發雖閱世已久而流澤  
未艾君又廉于進取不盡享其有而以畀來人可託以永存者固  
不繫銘之有無序而詩之聊以慰君於冥冥云爾銘曰  
有濬其源其來不窮用之也舒蓄也愈豐有沃其枝遺澤是蒙歸  
乎何憾安茲玄宮

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知事孔君墓誌銘

君諱濤字世平姓孔氏先聖之四十三世曰後周曲阜令襲封文  
宣公贈兵部尚書仁玉又二世曰宋給事中贈太尉道輔又二世  
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贈中奉大夫傳南渡初自曲阜  
徙衢州又二世曰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贈少傅行可則君之高  
祖也曾祖諱從隆迪功郎祖諱應祥從政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  
閣文字入皇朝隱居弗仕考諱純西安縣儒學教諭以君貴贈承

事部濟寧路同知兗州事批陳氏贈宜人君幼有異質五歲知讀書八歲能屬文架閣公愛其警敏俾受業默齋留先生間出游郡庠別駕陳公剛中大奇之年二十舉茂材異等一時名士大夫如永康胡先生吳興趙公巴西鄧公無不器重焉婦翁徐聖予從事江東憲府携君以行涿郡盧公柳城姚公前後持使者節君皆為之執弟子禮由是學益進聲譽益起用察舉署寧國路儒學錄逮朝廷著取士令延祐元年曲阜首以君充賦東平曹公子貞得君所為古文數賞不已是歲以鄉薦上春官所對傷太直且微譏切主司竟不合用特恩補溧陽州儒學教授君既新其廟學而士多苦于徭役為白諸臺府悉蠲之七年再貢于東平未行江浙行中書省辟為掾史曹務雖劇君隨事緩急闕白以行訖無所壅杭之商稅比歲不登俾君趨辦旬月而集時宰以為能而風紀之司頗欲躡尋其過誤後乃察其無它事遂釋至治三年復試東平第一以泰定元年賜同進士出身用有官超從任郎平江路崑山州判

昭文席湜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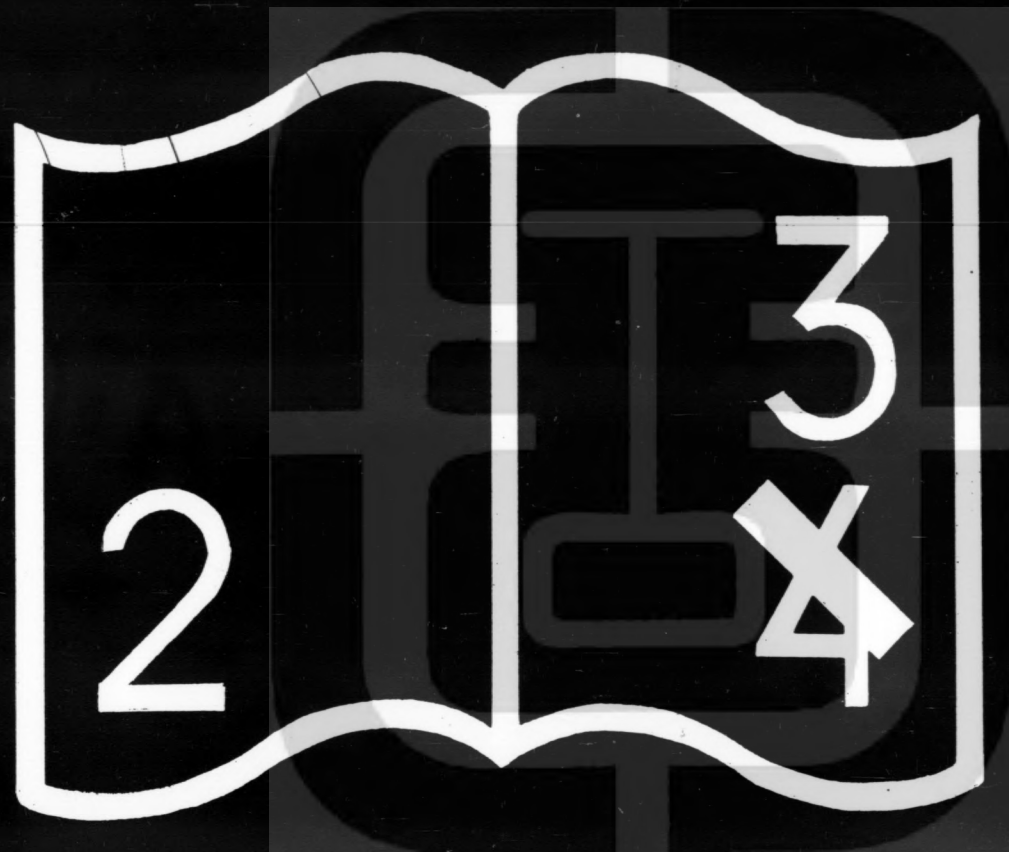
官未上丁內艱服除改吳江州判官用覃恩轉承事郎被省檄點浙東諸倉庫餘姚因仍前弊糧不宿倉官吏惶駭莫知所為君知而不發使自為之所糧既充而官吏亦得自適乃皆感服君始視州事因有張甲以擅殺盜錢乙坐逮獄已具君謂所殺非平民卒貸其死歲饑民多事剽掠君設計捕致數十人謂此皆迫于凍餒而然不可以強盜論杖而遣之州瀕太湖故築埭以禦水繕脩無時病民特甚君為改作使可支久民力以紓水嘗暴溢君跣禱于市橋移時水降人恃以無恐而四郊之外有溺死者君親收瘞焉鄰州飢憲府俾君往賑之全活甚衆御史蓋公耘夫率同院舉君治績為諸州最未報會霖潦害稼君所檢視當免輸田租者衆使者覆按左右承風指証君私庇之居無何証君者以賄賂投遠方而君得調桂陽州判官天大旱禱於神弗荅君探獄有寃出其無罪者三人乃兩廣寇竊發君獨任軍旅供億民不擾而軍食亦無乏絕州民與蠻獠雜處素號難治知州方思廣以貪虐啟其爭殺



人寘弗問反加告者罪君與之辨莫能直即日解印綬去韓公德  
新乘康車按是州劾罷思廣勉君復留君車騎抵豫兪諭以禍福  
皆讐伏聽命人賴以安秩滿遷潮州路總管府知事用入廣陞承  
直郎先是君在桂陽感末疾而歸疾稍間潮州逐吏至乘傳次行  
武林驛疾復作移寓龍山保和僧舍一夕卒至正二年四月十七  
日也年五十有七妻徐氏封宜人子男一人思構女三人君易簀  
之夕惟思構及季女在側發書笥得遺訓數十百言凡身後事區  
處甚具思構遵治命奉柩涉江還衢州以其年七月四日葬西安  
鄉孝悌里先墓之次初太尉世父既襲文宣之封五世至端友與  
中奉公同南遷由端友至洙襲衍聖之封者又五世至元十九年  
秋七月有詔令洙赴闕祭閭公以族長被命與俱中道而返洙獨  
入對廷議俾仍嗣襲洙力辭乃以為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校洙  
所居扁室曰存齋君惜其以存自號而不能欽承德意存其封爵  
因稱存存齋云君所為詩尚俊邁文渾厚不事纖巧有存存齋藁

昭文席湜藏書

未及詮次惟闕里譜系一卷為成書君九歲時祖母黃氏有疾露  
香密禱乞減壽一紀以延祖母之年疾隨愈後十年乃終人謂君  
得年不永所禱殆有徵焉架閣公及兖州府君相繼下世弟洙方  
孱弱君獨治墓祭皆產委而不較且援近比請授以官存齋之子  
崇安尹楷卒于杭君輟錢營護歸葬其子公溥暨兩女淪落民間  
咸訪求得之今公溥已強而仕兩女亦各有家公浦兄割地為報  
卻弗受其孝友出于天性然也郡文學孔某系出永嘉族人以其  
疏遠而弗之親適以事置對憲府時君甫八歲力為求直而出之  
同里徐伯潤託其息女于君而沒君鞠育如己子既長為嫁于士  
人術士願知幾來謁遽以疾亡君為具衣衾以斂而緘其行橐惟  
謹妻子聞訃而至恣以授之皆感泣請以其術為獻拒弗納有同  
與計偕者見黜于有司貧不能歸君為貸錢一千緡于富人而代  
償之其人後亦取進士有祿秩或謂可責償矣君不聽而焚其券  
其急于人之患難窮厄多此類胡先生沒君集同志之士吊祭而



编码错误

1~4页书口卷次应为“卷十五”



上私謚焉默齋之喪主辨尤力深水州判官朱性初嘗與君聯事於省戶到官未幾而卒喪過杭州君迎致于其家而為位以哭親舊皆感動爭來歸賻其為于師友之誼又如此君與人交驩然無間然尚氣不阿有過必面折之聞者若不能堪久乃服其識量平生無苟取嘗預書大藏經有旨賜幣亦辭弗拜家居不事生業有書五千卷而已君之葬也思構已記歲月納諸壙復以狀來謁銘予締交于君最久且親自謂知君莫予若而狀之所述多予未及知者予固不得而畧也庸備著以為序而銘以系之銘曰  
古有六行以教萬民比屋可封孰非全人矯矯孔君生今之世無待而興六行兼備直道以行視險若夷出其緒餘卒不大施爰擇斯藏里曰孝悌銘彰其存用諗來裔

黃文獻公集卷十四

昭文席湜藏書

黃文獻公集卷第十五

續彙中之五

門人王禕編

墓誌銘

明威將軍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遜都臺公墓誌銘

公諱脫帖穆耳字可與系出蒙古遜都臺氏其先有事太祖皇帝為開國元勳者曰赤老溫名在國史公高祖也曾祖納圖兒御位下必闡赤繼領衛兵取遼破金屢策雋功後攻西夏而沒于王事祖察刺從上親征西域以功為業里城子達魯花赤又從太宗皇帝于潛邸經略中原立功尤多太宗即位錫金符改授隨州軍民達魯花赤父忽納襲前職以隨州孤絕滋治南陽府之昆陽受鄰境邾縣風土淳美因家焉至元十三年世祖皇帝命相臣總兵伐宋公以管軍萬戶實預在行渡江後加金虎符為湖廣等處行樞密院判官南土既平兵寢不用累持憲節終于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以長子武列烏臺貴贈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使

又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僉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陳留郡侯  
謚景桓母博羅真封汝寧郡太夫人忽都真封陳留郡太夫人公  
以勲舊家子蚤備宿衛大德十年用臺臣薦佩金符為武德將軍  
蘄縣萬戶府東平等處管軍上千戶所達魯花赤延祐二年遷宣  
武將軍泰定三年轉明威將軍分城坐鎮由明而越前後三十餘  
年以老致其事公性至孝陳留府君之為湖南憲長有德于民其  
致也相與繪像而祠焉公不遠數千里求遺像以歸事之如生存  
措紳先生皆以詩文美之公與人善稱歎不容口有不善則為  
之不憚終日至戰手怒罵之其善善惡惡亦天性然也宋南渡初  
越人蔡定父年七十餘以事繫獄法當贖而吏持不可請以身代  
又不報乃自沉于府河以死郡守為出其父且給棺以葬嗣為郡  
者立廟卧龍山之麓請勅額號愍孝歲久廟廢而居民侵其地官  
不之省公攝萬戶府事慨然曰孝子不祀人矣以勸會使者行部  
亟以為言使者顧謂守令曰承宣風厲郡縣責也若等寧無慙乎

昭文席湜藏書

即日使歸其侵地廟以復完國朝取宋之兵至天台民婦王氏為  
軍士所得自誓不辱至剡之清風嶺蓋指出血題詩石上投崖而  
死公移文有司為立廟迄今不廢刻有隱士吳君與公友善嘗謂  
吾死得附葬于二戴無憾矣逮其既卒貧不能喪公輟俸贖倡鄉  
人葬于書院之側其好義又如此公為人廉介質直不喜紛華講  
閱之暇日與賢士大夫游清言雅論亶亶不倦懸車之後養高城  
南關齋閣懸弓劍著壁間聚古今圖書布列左右延名師教其子  
每遇風日清美輒緩轡郊外徜徉竟日或幅巾藜杖命家僮抱琴  
自隨散步閭巷間稚童迎笑扶擁而娛亦不拒也禮部侍郎秦不  
花出守越作新學校行鄉飲酒禮迎致公居僕輔公升降拜起不  
愆于儀人皆望而敬之公生于至元二年正月三日卒于至正四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享年八十有四夫人塔魯氏封陳留郡君高  
氏朱氏俱范陽郡君子男五人長大都以武德將軍襲職東平等  
處上千戶所達魯花赤次哈刺未仕次月魯不花元統元年進士



累遷承事郎南陽府穰縣達魯花赤兼本縣諸軍與魯勸農事次  
薦列圖至正五年進士授將仕郎衡州路衡陽縣丞次完澤不花  
方治舉子業女四人孫男七人諸孤遵治命奉柩歸邦縣卜以至  
正六年某月某日奠先塋之次示不忘本也以某於公父子間有  
一日之雅奉鄉貢進士趙倣所為狀來徵銘某竊惟自昔帝王之  
興必有命世之才為之股肱心膂披穰經營光啟鴻業功在社稷  
澤在生民故天之報施也往往使後人保其祿位以承太平君子  
無為之治其德厚者其流光豈不烈哉而况公以陳留府君為之  
父武德及穰縣衡陽為之子公居其間優游自適享有上壽其存  
其歿皆可無憾願某之鄙陋衰朽無以贊揚萬一庸忝取狀所述  
為之序而銘之銘曰

昭文席湫藏書

國家之興必有世臣由本而支彌久而振時方承平垂衣當宁息  
馬投戈以文易武靖共爾位弗震弗驚禮義千櫓舒舒扞城賓客  
在前圖書左右載懸吾車長歌擊缶我子我治世適是承爾仲爾  
季人遺一絰發藻儒林踵武相接趨而過庭珪重組疊生榮死哀  
雖歿不亡式克有譽為前人光瞻言故丘返樞而耐念茲厥初祁  
連之墓

穀城縣尉蔣君墓誌銘

故將仕佐郎襄陽路穀城縣尉蔣君諱吉相字迪卿其先以國為  
氏代有聞人系序可見者唐吏部員外郎曰則則之子曰勳任吳  
越為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家于婺之東陽勳三子其仲曰  
承郢承郢之子曰駟由駟八世至君之曾大父諱頴又卜居縣南  
之橫城大父諱天廩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沐特達多材智推  
先志立義塾延時之鉅儒尚書侍讀方公逢辰以為之師後進賴  
其淑艾率為佳士里人孫秘承德之時宰賈魏公似道客也嫉其  
得士譽譖于賈復使人林以禍福俾獻其所蓄珍玩之物弗為動  
則中以飛語坐徙廬陵賈以誤國獲罪去乃得自便逮 世祖皇  
帝統一海內簡拔南士可官使者江東宣慰使左丞廉公以其名

聞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年已踰六十謝病而歸終身不復出君幼警敏年十一罹寇難能計免宗黨咸奇之暨成人循循雅飭晦迹林泉間以溪逸自號示無仕進意會廉公之婚平章政事孔公宣慰浙東廉公念主簿公不置屬之訪其子若孫孔公一見君深加器重居館下未幾而孔公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尋被召遂與俱北上時廉公已捐館舍孔公以見 成宗皇帝有旨命以官而廷議有不合弗果用君將南歸值 仁宗皇帝入定內難正位東宮因留事焉時初置利用監權君為其知事特下令畀承事階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亡何以使事至閩中感瘴癘未疾還過蘭溪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歸疾少間將遂退休以就閑適上既登極春坊寮屬並以恩起遷有單被者君為知事時所任佐史也亦得儀封尉君已陞朝官品在第八乃止調君穀城尉階不過初品人皆以銓曹失其平謂君蓋自陳君曰此上命也敢計其

昭文席誤藏書

崇庫耶即日就道其縣長官故給事於省闈未嘗獲與君齒一旦為寮而君願位其下恒不自安事無大小必咨于君兵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輕生而喜聞其不能自業起而為盜者尤眾舊以主簿兼警曹政既不專人益以慢至是設尉君首為之鎮之以靜糾之以嚴俗為變而盜亦衰息民有訴仇家縱火者君呼其鄰訊之曰火自內出乎抑自外入也皆曰自外入耳乃逮其仇屏蕪楚以情詰之則惶恐具服其察理之明感物之誠又如此部使者聞之欲辟置幕下君語人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奈何持文書俯仰偵伺為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讀書不屑屑于章句而能通其大義處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君戴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一月辛巳生君於廬陵寓舍故主簿公以州名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旅殯廬陵餘四十年君每語及之輒泣然泣下穀城書滿代者不至謀于故人金回曰奉遷改葬是有著令吾將由漢入江汎湖以達廬陵子其護吾家汾江東下同曰舟



行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而陸走衢信以往可也君如其言民間其去皆遮道請留委曲勞遣久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將治行而前所患瘴癘之疾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處惕焉靡寧疾竟不可為以至治元年正月丁酉卒于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它語惟戒其子玄曰汝能返葬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之博士郁之孫女適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一人玄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珀浦江趙友淳金華許元孫男四人允同允興允亨允昇女四人先是玄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葬君仁壽鄉戴初里水蠶其墓乃以至元二年十有二月乙酉改葬于乘驄鄉御史里夏山之陽虛其右以為朱夫人之壽藏作祠堂于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母曾氏祔食其別室仍卜地墓旁造窀穴俟戴氏之柩既返而並瘞焉其改葬後七年玄始奉君婚李裕所為狀以銘末屬竊觀君服勤先朝遭逢之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

昭文席湜藏書

牒外補使首下僚尋常資級猶可序進而止遽於是小試之効雖斑斑可觀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一也歿又無以振之于幽可乎庸弗讓而為之俾刻焉銘曰  
士之用舍恒係其逢乘時掇出或取顯融嶷嶷蔣君鱗攀翼附不自奮飛獨行其素雨露所濡蔚乎良材孰尸絕墨奪為楠椽有隕自天豈不謂命嗚不使年莫俟其定夏山鬱紆清淑所鍾兆茲新卜以寧君躬尚嗣後人飲其福澤龍光是承賁于松柏

將仕郎建德錄事劉君墓誌銘

君諱環翁姓劉氏其先自藝之金華徙台之寧海居縣東北之閭風山曾大父嵩宋文林郎昭慶軍節度判官大父應球宋迪功郎慶元府慈谿縣主簿父珪年十六入太學遂家于杭仕皇朝為進義校尉寧海縣東奧等處海船上百戶母陸氏君生三年而不能言既成童敏悟絕人讀書至忘寢食母懼其以勞致疾禁弗與燈燭君竊篝火閉窓隙坐必至四鼓年踰弱冠出從名師受春秋學

取元統元年鄉薦會科舉事廢執其業不少懈若有待者遠  
天子更新庶政科舉復行遂以至正四年再薦于鄉登五年進士  
第授將仕郎建德錄事有在君弟子列而與君為同年者曰文宣  
死于疫君經紀其喪事無所避因染疾遷寓門人廉氏家而卒五  
月某日也得年四十有三君初娶費氏前若干年卒後娶顧氏合  
壻甫五日而君應薦北上費氏之媵方孕而未生也君卒之日手  
自為書奉束帛為母壽第言旦夕南歸未幾而廉氏家以其書與  
君柩俱至費氏媵之子邵祖生已兩月君不及知矣母與仲兄饒  
翁哀慟幾絕時進義府君沒已若干年猶旅殯于杭饒翁乃啟其  
殯并君之柩返于寧海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且以狀  
來謁銘予茲仕寧海聞閩風山中有兩先生曰劉公某曰舒公岳  
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甚嚮往之而兩先生之不可作已  
久暨辱交于君乃知君于劉公為從曾孫舒公之子叔獻則君所  
從受業也木水本原有自來哉君為人介潔不阿然不喜臧否人

昭文席湊藏書

物與之游者莫窺其涯涘其訓諸生于杭學具有師法識者多以  
遠大期之際逢聖時賢才彙進而君獨遽止于是可哀也已始進  
義府君有子年十二而夭臨終言我死當復為劉氏子後十年見  
夢于父母曰我至矣果再得子八歲而又夭後二年復見夢于父  
母曰父母撫我厚豈忍捨去已而主君遂取昔人識環事名之曰  
環而字之環翁其再薦也適感異夢乃以字為名曰環翁云銘曰  
不有時兮孰甄而拔之不有命兮孰夭而閔之得于彼而喪于此  
兮孰予而孰奪之母倚門而啼兮兒呱呱而泣靈之歸兮何嗟及  
兒勉學兮天不忘往必復兮後其昌

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  
君墓誌銘

故贈奉議大夫大名路滑州知州驍騎尉追封白馬縣子王府君  
以至元庚寅八月二十四日卒于宣城之寓舍享年六十有八即  
宣城郭外西南岡下治地以葬而府君元配劉氏前十有四年卒



安厝開州已久終室張氏後二十有五年卒尚旅殯于揚州至元後丁丑府君之子大有始並遷其柩合葬于府君之墓自為文刻石以誌焉初大有為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援著令乞推恩其父母贈府君承務郎大名路同知滑州事大有張氏出也故張氏與府君同被命為恭人及大有遷平江路總管府推官而劉氏恭人之命亦下大有既陞五品乃加府君以今官勳爵而劉氏張氏並追封白馬縣君大有使來諗于某日誌所以昭世系謹歲月已納諸幽堂惟是先人幼躬樹德以承其先以啟其後者宜有辭揭于墓之原以示子孫願猶闕焉敢以為請按王氏之先實金之宗室元顏氏世居磁州有諱遠者為金統君軍使府君之父也自統軍而上遭亂失其譜莫得而詳府君諱思孝字移忠幼警悟年方羈卯脫身兵間東至大名居開之濮陽乃易姓王氏子孫至今因之稍長喜讀書能屬文自處甚薄簡是時國家新取中原海宇未一殊無仕進意泊天下既平朝野無事可以出而仕而府君

昭文席湜藏書

則既老矣惟資其子使為學庶幾它日能自振拔而大用首以材見推擇尋入江東按察司為書吏廉訪司立更留以為奏差府君委蛇就養久之乃以壽終府君有子男四人長即大翻次珪次大有也今為奉議大夫廬州路六安州知州兼勸農事次大慶女一人婿曰會稽縣主簿郭郁孫男九人女五人蓋金之將亡大家貴族違親戚去墳墓散之四方而其後泯沒無聞者多矣府君既有以自全而不墜其宗又能教其子至于成立以備官使晚乃卒食其報豈偶然哉矧今大有歷官所至有聲其在湖北平反辰沅當潤諸死獄人尤以為明允臺府屢薦稱之其顯融未艾府君之宜見褒崇者不止若今所書而已雖不克于其身措諸事業平生之志尚何憾乎序而銘之俾後世知完顏氏之為王氏王氏之在宣城皆始于府君也銘曰

完顏之子別為王氏遠迹于南由府君始惟時府君有韞弗施一其初終靡間險夷保厥嗣人使有祿位馳恩所加草木衣被其升

在上神遊故墟降形在下兆茲坤隅中為同穴昭穆左右勒辭紀  
實式示爾後

贈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許公墓誌銘

前進士許廣大為武義之明年以內艱去銜哀致辭于某曰昔吾  
父之棄諸孤也廣大年甫十有七後八年乃以非才叨綴末第獲  
備官使又十有四年始用例贈吾父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  
舉封吾母太宜人廣大祇奉命書將以告于墓下且求時之文人  
勒諸貞石以昭先德而侈上恩詎謂吉山同域吾母遽以疾不起  
風木之悲罔極奈何忍未即死以終大事願推述吾父啓慶儲祉  
源流之所自及吾母為之攸助者合而銘之惟許氏遠有世序其  
占籍台州路之天台縣莫詳所以徙提學公諱嗣字繼可曾大父  
某大父某父某俱弗任自曾大父時以子孫衆盛俾人專一經故  
許氏明經者代不乏人提學公少受尚書而于諸經無不通然未  
嘗資以事進取為名譽朝益暮習皆為己之學其為人純慈靜重

昭文席湜藏書

不妄言笑動以禮自持父喪哀毀骨立衰麻之制哭踊之節必求  
合于古諸弟尚幼撫育訓誨至于成人而授之以室先世所遺貲  
產惟其所用無靳賔祭百須及門戶事悉心任之諸弟咸感化而  
父事焉其教子尤篤延師必一時名人躬承事之如弟子禮寢疾  
病之三月預為詩示廣大詩僅百四十言而處已接物之道靡所  
不該廣大佩服不敢忘訖能有所樹立擢元統元年進士第調昌  
國州判官以選入行宣政院為掾史用資格序遷而未武義居亡  
何百廢具舉刑清訟簡民安其業受知上官見為廉能皆提學公  
之教而宜人相之也宜人張氏同邑官族提學公之歿率諸子奉  
窆惟謹事舅姑以孝治家勤儉而有法待宗黨恩意甚至遇貧  
乏必周之諸子既蚤失所怙宜人遵遺訓戒勵之尤切廣大在武  
義迎至宜人就養每晨出必告之曰臨事貴詳審不可奪于私喜  
怒莫歸則詢于僕隸有少不厭其意輒戚戚不樂前是武義數有  
水患謀作堤以捍之而或者憚其勞賈先聖廟及學舍屢徙而多



未完欲繕治崇飾之而或者以為非所急廣大慨然以為已任宜  
人曰德惠未施于人而並興土木之役得無為民病乎後知廣大  
以身先之而人樂趨事乃喜其賢有識如此談者多謂提學公雖  
老于山林而馳息所及在其身後一門之內死哀生榮可以無憾  
矣潛竊觀其示廣大詩有曰金馬誇豪貴吾謂非世傑惟能師古  
道乃與禽獸別然則穹官峻爵固非其所慕惟後之人能以斯道  
自任以古人自期乃其所望也廣大既有以成其志曷可無一言  
以慰之于泉下乎提學公卒于泰定二年七月某日享年四十有  
五以其年十二月某日祔葬于某鄉龍山八世祖墓次宜人卒于  
至正六年七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焉子  
男三人長即廣大文林郎婺州路武義縣尹兼勸農事次彌大喪  
明而卒次小戊方業儒女一人適趙景良先卒孫男一人孟浩女  
五人提學公有詩若干卷因其自號名之曰得靜齋集潛嘗序其  
篇端以為清高而不失乎迂平實而不近乎佻茲故弗論獨序其

昭文席湜藏書

平生大槩而銘之銘曰

許出太岳古之封君後以國氏世多顯人公居盛時乃不有聞卒  
以不施藏器于身爰有淑德毓于名門克生材彥孔敏而文惟君  
子使有社有民潤澤實豐水必有源遊者如斯不亡者存龍光下  
賁耀于無垠公侯之復在爾子孫龍山之原歸焉丘墳木則已拱  
合祔惟新歸歟同穴表以貞珉

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張公墓誌銘

故成全郎江浙等處官醫提舉張公諱去非婺之東陽人 世祖  
亮與宋政和中舉八行賜號冲素處士曰志行者實兄弟行歿葬  
縣南乘驄鄉木樞嶺荷塘西原子孫因家于荆浦父諱潤以脩德  
尚義為鄉善士母顧氏有子五人公其季也少警敏有大志既壯  
而隱于醫其為術深超徑詣精驗如神然不專于為人已疾尤善  
以太素脉言人吉凶貴賤壽夭率皆奇中公自號實堂人罕用為  
其稱而直以藝配其姓稱之曰張太素云至元二十有六年大盜

竊發於鄰郡蹂踐縣境尚書左丞史公弼宣慰浙東督諸軍討捕  
之一夕氣填膺逆上結塞脹滿寢食併廢公授以匕劑五愈因留  
置幕下及移屯永康縉雲皆預在行將卒道病與藥輒効事平計  
功行賞當得官公謝非其本志不就乃署公本郡官醫提領使公  
入朝或詢以江南名醫必首及公且貽書招致之大德五年公至  
京師而史公由僉樞拜平章事政行省江西後二年召還樞庭見  
公歡甚陞對亟薦公于上李叔固丞相時領太醫奏用公為上醫  
奉御食五品祿明年扈從上京阿忽都楚王疾劇有旨命公往視  
之王既平復入謝上嘉獎焉又明年王被命巡朔漠理次和寧三  
孫明安帖木兒有奇疾衆醫莫知所為遣府僚孫司馬者詣闕請  
輟公以來公以體氣漸衰不任遠役懇辭上再三勉諭出尚方襲  
衣重裘安車善馬資之以行仍勅有司厚贍其家公既至施之鍼  
熯投之湯液閱月而疾良已王為之封羊刑馬大會宗戚餞公南  
還且遺以交鈔五千緡白金百兩內謁者張哥司徒復言于上及

昭文席湜藏書

東朝加賜交鈔五千緡文綺四端以旌之由是聲動朝野太醫刻  
上其名于中書以聞擢江西等處官醫提舉階成全郎某年也公  
過家上冢即抵官下居三歲職事脩舉省臺交譽之以秩滿去官  
僚屬皆泣拜而別公性溫厚家食之日待鄉隣有恩意以疾來告  
者赴其急無難色方將于一丘一壑以怡神引年而江浙之命下  
矣到官數月俄拂衣而歸遂以天曆元年三月二十有四日卒于  
家享年八十有三重紀至元之某年十二月某日葬荆浦之北原  
元配何氏繼室馬氏皆前卒至是合祔焉子男二人長安道何氏  
出終於杭州路醫學教授次至道馬氏出前昌國州醫學教授俱  
能襲父業以醫名女一人適厲某孫男六人女二人曾孫男五人  
女二人公之葬已久而墓上之石未刻於是至道以狀來取文為  
銘且曰先人在京師時至道與先兄留治家事凡先人所游從與  
治療之曲折言人禍福之徵應皆莫能知其詳所可知  
而止先兄因赴銓謁叅知政事張公某公言昔吾尚少求而父切



脈即知吾後當居政路不自意忝竊至此而父可謂精于其術者也今豈可復得哉由公之言而推其所不及知闕軼固多矣獨先人自序太素脈訣出於蜀之青城山王朴仙翁而歛人張子元子發嘗校其書傳至楊上善而予得之始奏請以行于世其端緒之相承可槩見也昔劉歆序七畧醫經之言人血脉經絡陰陽表裏者黃帝扁鵲白氏內外經及旁篇七家而已蓋太素之書尤秘而未出故無得而述焉庸備著公所序于銘文之首庶史官傳方伎者有考云爾銘曰

太素之學古有別傳卓哉張公窮幽極玄爰取諸身以知來物活人之功抑其仁術帝謂斯人醫師之良昇以制書歸榮故鄉幡然勇退遂考終命前知孔灼順受其正公則遠矣公書具存發潛明微在爾子孫謁文訂實推述源委薦諸石章用裨信史

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公諱應雷字震父世為平江人其先仕宋季而未顯宣義郎思恭

昭文席湜藏書

於公為大父進義校尉從豫於公為父公少從季父某受周禮為舉子業國朝取宋場屋事廢公無仕進意若將終身焉初進義府君業儒而於九流百家靡所不通尤工于醫公既不得以文學自見退而取家庭所聞靈樞素問諸書之說研窮精覈見世之言醫者執方拘論而莫究其源委多與古法背馳於是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府之虛實以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方劑施砭熅率與它醫異以此名動一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視其父疾復以咨決于公聞公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耶則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脗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公始公所著書大旨以為醫當視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

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學  
會同摘古語扁其齋曰恒盖用術貴乎通變五志則不可無恒也  
士大夫聞公名奉幣馬迎致之無虛日延譽益廣大德十年  
用薦者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廟宇闢土田教育其弟子負後多  
為良醫尋用省臺交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遂為其提舉階  
自醫愈即陞成全郎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于  
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喪過于哀毀如不欲生竟以三年  
春正月十八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娶盧氏宋某官鉞之孫女子男  
二人長震孫先五年卒次乾孫女一人適胡就矩亦已卒孫男四  
人公資稟和粹識量明達外嚴而內寬事親孝而友愛其弟鄉隣  
有急拯救之如恐不及人 長者稱焉乾孫既以泰定元年春二  
月二十八日奉柩葬于吳縣至德鄉望聖墩先墓之次後十有三  
年始以前宋進士顏先生堯煥所為公行狀屬予為之銘予觀前  
史傳扁鵲倉公華佗皆歷言其已試之效先生狀公行皆畧弗著

昭文席湜藏書

惟論次其所以為術之本可謂善序事者也是用悉取而備陳之  
公雖寓迹方技而未嘗廢詩禮之傳遭時承平復以經術網羅天  
下士獨周禮為無所用乃俾乾孫學為詩以應有司之求乾孫篤  
于學而敏于文庶幾能成公之初志者銘曰  
猗葛公抱一經訖不試以術鳴帝有命公是膺樂其職不近名尚  
有子蜚儒英際聖時伏必興馳茂恩耀泉扁發其兆在茲銘

錢翼之墓誌銘

翼之姓錢氏諱良右世為平江人曾大父世昌大父格父宗慶俱  
弗仕而大父用其仲子台州路總管府判官宗顯恩贈承事郎鎮  
江路丹陽縣尹翼之生而不凡長益闡敏徐文貞公持浙西部使  
者節台州君處其幕下翼之因得侍公左右公見其言談舉止謹  
節有禮大奇之台州君同幕多名流公語之曰錢生濟濟有儒者  
意度令親簡編必成令器翼之亦感動自力于學公所為詩文必  
出以示翼之其取重如此翼之既游文貞之門至于前代遺老若



弁陽周先生淮陰龔先生當世宗工若剡源戴先生隆山牟先生  
永康胡先生翼之無不接其序其緒論中州雅望若剡丘李公漁  
陽鮮于公暨一時賢雋之士亦皆折行輩與翼之交故其間見最  
為詳博而吳興趙公巴西鄧公過翼之尤厚數引掖之翼之殊無  
仕進意至大中行尚書省署翼之吳縣儒學教諭翼之欣然就職  
已代去輒不復出間居三十年安貧守約未始有求于人一室蕭  
然坐客常滿詠歌酣嬉無虛日里中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御史  
聊城周公舉翼之宜在館閣未報而中書連被上旨擇工於書者  
俾書農桑輯要大學衍義有司悉起翼之以應今竣事薦章交上  
亦不報浮光王公與翼之生同歲居同里公由戶部尚書叅預河  
南江北行省事念故人之存者獨翼之將力援之于朝而翼之素  
志丘壑至是亦既老矣翼之性夷曠與人交無町畦篤于故舊往  
來尺牘稟輯褒治惟謹時出以示人曰吾非以此銜其識人之多  
特以其間有情辭諄切關於世教者不可廢耳然不喜于苟同人

昭文席湜藏書

有不善或面斥之以其行乎人不以為異也大叅金源天公嘗  
問翼之曰錢氏起五季有吳越子孫多在東南且世有顯人君豈  
其裔耶翼之曰此無從稽也蓋某之先有甓壚沽酒者每見故書  
紙輒手拾聚而焚之曰吾子孫具有興于文學者乎公聞翼之言  
深服其質直翼之晚自號江村民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至正四  
年五月八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七疾已革猶正巾危坐秉  
筆作弟姪書項之而逝初室徐氏廣德縣尉達吉之女無子繼室  
丘氏宋龍圖閣學士贈特進岳之曾孫承奉郎稷之女子男一人  
曰達女二人長適張元善前卒次適吳某孫男某女三人皆幼達  
既以其月十有八日奉柩葬吳縣靈岩鄉黃山徐涇先墓之次而  
刻石誌其歲月且遵治命以狀來徵銘予辱游于翼之父子間甚  
久別去十年而翼之遽不可作其以銘見屬望予厚矣達又好學  
有文能嗣其世業而汲汲焉用意于不朽事予何敢辭翼之有詩  
文雜著若干卷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已為之序以故弗論翼之

於古篆隸真行小草無不精絕豪家貴人往往傳藏以為珍玩或有所挾而強<sup>使</sup>為之雖奉以百金弗顧也人多以是敬服之而罕有論其出處之大致者序而銘之庶幾來世有以知其人也銘曰由學而升不近乎名既仕而止不失乎已藏之若虛以浮湛于里閉優游卒歲匪依隱而玩世惟以求夫志欲知其人視此刻文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公墓誌銘

君諱熹字華甫發之東陽人宋宣和中睦寇竊發八世祖瓊聚民丁衛鄉并被州將命赴援有功得官尋以城中兵食不繼力戰而死里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元凱父諱文昌號空雲居士無子弟文奎實生君年十五育以為己子處士兄弟素嚴張若左右侍養各盡其道先意承志咸得其懽心於同產弟兩人友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費子姪化之靡有間言異時處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游有雋聲後二十年復遣君兄弟受業石公之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靜專自持同門中推

昭文席湜藏書

為高第用舉者試憲府例當補縣教官隨牒赴儒臺初筮得浦江會朝廷欲重師儒之選俾職教一縣者悉改調于外省君解職以名刺上俄又命更其法從宣間署置同時捧檄而去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間以舉子業自奮君獨恬于進取有司強以充賦試不合輒棄場屋家食者久之始分教于武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謂稍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遂復調台之天台用累考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豪民所據山塘歸于學在天台預鄉薦者三人輟官俸斥私錢禮遣之募好事者捐田以助養士東湖創于里之大家事多綿蕝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而毋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植吾門戶使勿墜它則平日誨爾熟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六年十月四日葬所居西北二里某鄉某原娶劉氏子男二人曰愉曰怡女二人婚曰王濟川蔣世安孫男四人女四人



君貌癯而志倣儻自奉殊儉薄而客至館穀必豐贐必厚產不踰中人而輕財急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孤者衣食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饑鄰里不能自活者賑卹之故其善日積而家日耗歿後囊無餘貲廩無餘蓄久乃克葬諸孤既誌歲月求予填諱納壙中仍躋門請予銘以揭于墓道予幸獲執弟子禮於石公與君為同門知君為深庸披誌所述參以予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孝子孜孝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衍居邑中者為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郊之梅峴邑居之族擢世科踐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其將致身華要又遭迴而不進甫霑一命竟不及祿其不可哀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于嗣人庶有知其委祉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軌之涂衆方疾驅長裙佩玉行之徐徐與物委蛇世或謂迂錄

昭文席湫藏書

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並得而莫居載其榮光歸賁幽墟善積千家穰穰所儲有謹其承其發必舒鸞翔鶴翥亢其門閭惟銘有徵永世不渝

鄒府君墓誌銘

無錫鄒君以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元統元年九月某日葬後十有四年為至正七年其子師尹乃奉故禮部尚書宛平曹公所為行狀來徵銘謹序而銘之銘曰

鄒氏之先世居晉陵宋有忠公以剛直稱正色立朝不震不懾元符三疏光于史牒子孫蔓延散處吳中還居錫山家日以豐君之曾祖厥諱聞善祖諱成大再世不顯過事有勇及物以仁人憚其嚴而懷其恩父諱仁聲始列仕籍將仕初階不有祿食恢其先業益厚于貲嗇已裕人遂大厥施君諱德脩字曰君永生而慧朗長而凝靜志學嚮方器識愈宏時無科目不以文鳴遺榮自通優游卒歲持身清約不事侈麗人有衣服美錦織絺君則弗御終身布

韋人有室廬穹簷邃宇君則弗居取庇風雨推其所有惠于宗嫻  
由近而遠卹其鄉隣尔弱我扶尔匱我給力苟可為靡有弗及或  
觸機穿深憫其窮排難解紛不自為功青青者筠內虛外直以名  
吾軒用厲厥德高蹈物表若與世違行乎于衆譽望所歸展也吉  
人宜膺多祉六十八齡云胡不起君配華氏子男一人是曰師尹  
有學有文其孫有七二男五女男侃與儼克肖其父女適願璋暨  
錢允臣餘皆幼艾在室未婚泰伯之鄉崇德之里為君宅兆其墓  
以禮君所結交時之豪雄知君最深莫如曹公謂君為人卓越醇  
厚其言有徵可垂不朽瞻彼佳城松柏九九有子承考謁辭圖堅  
願慙不敏蓬屨史氏畀以刻文昭示無止

華府君墓碑銘

華氏之先出宋戴公肇自考父別于大宗食米於華以邑為氏傳  
子達孫世為卿士源遠流分譜軼莫詳公之所祖家宋大梁避兵  
南遷常之無錫卜居梅里克有隱德曾大父智大父曰詮補將仕

昭文席湜藏書

郎遂卒于官父曰友聞屬當內附仕于其州提領稅務母曰袁氏  
實人璞公之諱其字德珍幼有美質不煩師教平居沉靜寡  
於言笑出與事遇剖析是非具有條理無失豪釐年登六袞母故  
無恙先意承志惟其所向兄弟子姪合食同居處之盡道家庭穆  
如奴隸有過亦為揜覆託以它事遣之使去世降俗弊泰于富驕  
公矯其夫疏食緼袍薄已厚物樂施無靳族姻之貧時加存問或  
辭不答輒為愀然懷金遺之戒以勿言貸人以錢不厚取息三取  
其二人以為則推己之善及乎鄉鄰敦本抑末言之諄諄人有闕  
訟必諭以理啟其良心俾寤而止或以貲產訴于有司曰汝姑退  
歸而自思兄弟錢財孰輕孰重吾償汝欲汝毋妄動其人媿謝雍  
睦如初一家之讓化行里閭歲適大侵民食弗足時方有詔以官  
易粟公輸所蓄千石有奇法當得官公乃固辭或執之行公曰不  
可民命方急何暇私我遺榮弗居浩然而歸山椒水澁以教以娛  
僧某人者同飲至醉曰公欲官吾力能致公給僧言可仕者時官



非三品吾有不為僧走京師薦于當路授公總管屯田打捕俾以  
其職淮治河東晉寧冀寧為其四封畀以右階進義校尉秩剛三  
品既郡長吏有隕自天公懼且疑卒辭不就老于布衣至順改紀  
二年辛未四月某日乘化而逝六十有七壽匪不多年不滿百命  
也奈何重紀至元二年丙子九月某日葬所居里兆其墓位冷村  
之原反壤而樹式固且安同郡王氏公之元配沒先于公十有九  
歲子男六人嫡長楚僊以才自致列于朝班居功德司為其都事  
二十有六華年蚤世次鎮及鎬年俱弗長鈞則未仕鏐亦蚤亡鏐  
又其次年方幼穉其女三人惟仲前死餘皆有行歸于名門壻鄧  
大亨暨錢宗元孫男七人十有一女楚僊所生長曰幼武次為宗  
道滋及慶年次靜及瀟裕又次焉曾孫男八其女有四由本而支  
綿綿世系為之狀者陳君子平以授幼武使來謁銘某弗敢拒勒  
此貞石發其幽潛昭示無極

蔣君墓碣

昭文席湜藏書

蔣君敬之名宗簡生三十有一年而死其友王厚孫以狀述遺言  
來屬于予曰宗簡生不及從子游死而得一言為不朽之託猶不  
死也嗚呼予之固陋何足以知敬之敬之之望予則至矣敢不諾  
敬之上世居潤之金壇宋南渡時七世祖兵部尚書少師莊簡公  
猷始遷四明其後多至顯官而敬之曾大父應鼈大父與可父復  
祖皆弗仕母方氏敬之幼爽敏有雋聲程先生端禮歸自江東敬  
之以弟子禮見留居旁舍數歲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亂得失  
之迹靡不參究郡庠延敬之為小學師諸生多貴游以其年少頗  
易之敬之于疑義教語而決以文來就正隨所治為加潤色頃刻  
數十篇乃大悅服尋挈其徒寓湖心僧寺聚易詩春秋諸家之說  
而析衷焉試有司不偶輒散棄其舊作或謂敬之不以盛壯時挾  
所長取祿仕獨用古文自詭奚益敬之笑曰使吾理明氣充其為  
文於決科何有得不得命也文有古今之異邪既而稍出游江湖  
間過臨川危素于金陵語意合欲偕至京師以母老不能去買未

見書數百卷以居翰林柳先生貫得敬之所為文擊節不已方為  
具薦積而敬之已屬疾遂不起至正元年十月十二日也貧無以  
治喪天台陳廷言嘗主郡教為言于太守及寫公率朋游之士合  
錢為助乃克以其年十一月某日葬鄞縣陽堂鄉桃奧先墓之次  
敬之娶趙氏有子男一人曰僖女二人所著有易集義詩答問春  
秋三傳要義摠若干卷文集十卷藏于家敬之為人介潔篤于自  
信重然諾耻為小廉曲謹人多稱其經學詞義而其卓然欲有所  
樹立以自附于古人者未必盡知之也昔之豐于材而嗇于年如  
王逢原邢惇夫輩蓋有之矣此兩人得臨川豫章而其名益彰敬  
之有程先生以為依歸視昔人可無憾尚矣以區區之言為予不  
讓而銘之者姑以慰其來意云爾銘曰

呂君墓碣

君諱機字審言姓呂氏呂氏在婺之永康為大家而君之父水西

昭文席湜藏書

翁為其鄉之善士翁兩子長曰權次即君權早卒翁既為之報  
後十年而君亦卒翁年垂八袞矣哭之尤過乎哀又三年而翁  
卒權之墓予實銘之翁之葬也其家復以銘來屬而君之墓猶  
銘因并以為請君曾大父諱羔大父諱懋嘗宰鄉邑後歸隱不復  
出父諱汲水西翁也母朱氏宋鄉貢進士環之女君幼失所恃稍  
長刻意于學通春秋左氏大旨好讀司馬公資治通鑑而窺其理  
亂得失之故水西翁居家庭處族嫻里黨各盡其道君孝于父而  
敬于兄事必咨而後行撫育二妹逮于有家服食器用僅無缺而  
已有餘貲輒以買書教子待賓客朋友有禮樂振鄉鄰之急人或  
懷嶮巇以相傾忍弗與較皆綽有父風娶何氏宋直華文閣樞密  
副都承旨兼左司子舉之曾孫女前卒葬義烏縣明義鄉之蜀山  
後十四年而君卒於至正三年十一月十日得壽五十卜以五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焉子男四人長燧次炯次烜以水西翁命  
為權後次煥女一人適胡必慶孫男二人 女六人皆韓退之



誌殿中少監馬公墓謂吾年未耄老自幼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  
祖子孫三世其言反覆感愴讀者莫不悲之予乃以十有  
年之間銘君父子兄弟三人而予亦既老矣過君之墓而讀予銘者  
孰知予言之尤有足悲也夫銘曰  
太古之世父不哭子嗚呼悲夫君之兄弟去而翁相踵以死君  
則有子子又有孫翁沒不亡抒哀有文

水西翁呂公墓誌銘

府君諱汲字仲脩姓呂氏呂氏於婺為著姓而非一族人因以其  
所居地望為別居永康縣之太平鄉者號太平呂氏宋之中葉有  
以經學教授于鄉里者曰遵遵之子曰質質之子曰迪功郎師愈  
仇家構飛語中其長子約連而及之父子一時與龍川陳公俱下  
天獄次子皓先以賑濟受知倉使朱公文奏補郡文學用漕薦再  
上春官時年二十有四叩匭上書乞納所得官贖父兄罪丞相曰  
無例孝宗正色曰義事安用例立出命之緣坐得釋者五十餘人

昭文席湜藏書

幼子源是為府君五世祖累贈通直郎高祖諱介曾祖諱羔皆承  
節郎祖諱整承信郎父諱懋成淳間嘗與計偕試禮部入

皇

朝版授知永康縣至元十五年也母何氏知樞密院兼叅知政事  
夢然之從孫女府君少嗜學至老不懈讀書務窮理而於百家教  
術靡不旁通其說平居致養于親為具必豐族人不能自食者月  
有廩年當入學者家有塾列為成規守而不廢子女婚嫁必擇故  
家名族未嘗論財接賓友情文兼至各盡其歡而止鄰里有急必  
周之歲大侵為粥食饑者所全活以千百計至于自奉仍極簡薄  
衣無美飾食無珍味器用苟完出入無僭從唯以一僮挾策自隨  
人望之蕭然山澤之癯也其恭儉出于天性孝友行于家仁愛及  
于宗族鄉黨可見者如此而又多材能過事明敏所處必中於理  
衆咸厭服為人排難解紛勇于赴義不以為憚里中無賴之徒或  
假私鹽誣平民蔓延所及甚衆為之力辨于官以免人尤德之初  
知縣公遭值江南新附官府未立毅然出任縣事而弗辭既撫定

其民使無失業且為之捍衛以備非常人恃以安及朝廷為置吏  
即奉身而退蓋志在用權以全其鄉并不藉是為進取之階也其  
後大盜竊發官軍進討復強起之以為嚮導府君甫踰弱冠實預  
在行身踐重山密林荒昧阻絕之境而直探其巢穴事平口不言  
功識者推其雅量晚益務韜晦自號水西翁云前娶朱氏鄉貢進  
士環之女先四十年卒後娶趙氏叅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順  
孫之女先五十年卒子男三人長曰梓本伯兄之子次曰權曰機  
皆朱氏所出府君既早失內助三子又幼弱因鞠兄子俾持門戶  
事而志畀以知縣公所遺田宅權既長遣從鄉先生許公益之受  
學八華山中業成未及見於用而先府君十五年卒無子府君以  
繼體之重為之斬衰三年仍命以機子烜為之後而機亦先府君  
三年卒女二人適同邑陳至寶東陽胡道隆孫男七人熙忠燧炯  
燁烜煥女四人曾孫男六人女九人府君生于宋咸淳四年戊辰  
閏月三日乙卯卒于今至正六年丙戌二月三日壬子享年七十

昭文席湜藏書

有九諸孫以其年十一月三十日癸酉奉柩合葬于東陽縣西部  
鄉西郭先室朱氏之墓而以狀來謁銘昔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  
報而遲速有時予觀水心葉公銘迪功之墓曰治生能富教子能  
賢後溪劉公銘通直之墓曰宗族稱其孝弟鄉黨敬其仁義蓋呂  
氏之積累其未久矣至府君家益昌而其才又有足用者苟出其  
緒餘稍自見于世宜不止為一鄉之善士而已願乃斂藏弗耀而  
優游以卒歲豈不曰為善之報自有其時乎府君諸子雖早世而  
孫曾蕃衍生令昭代必有能自致顯融而大亢其宗者為之銘以  
勗之且以俟也銘曰

有伏必興斯理之常惟德之厚其流乃光于嗟府君隱居行義澤  
施于人而不有位保其世德望于一鄉繩繩子孫積善之祥亦既  
有子胡又天閔百年之積壽而不發是繼是述在其孫曾尚克有  
聞天寵是承馳恩所加賁及窀穸惟銘可徵勒此貞石



黃文獻公集卷十五

黃文獻公集卷十五

昭文席湜藏書

